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初露锋芒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河族



族长

钩星



副族长

橡心

巫医

黑莓果





武士

波掌 莎草涓
白牙 响肚
甲虫鼻 芦苇尾
灰池 天心
日鱼 黑掌
蛙跃 豹毛









学徒

白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初露锋芒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初露锋芒 ：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 ；
狼羽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7
ISBN 978-7-5148-8895-9

Ⅰ．①猫… Ⅱ．①艾… ②狼… Ⅲ．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4）第105443号

CHULUFENGMANG
（猫武士）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策　　划： 何强伟	**装帧设计：** 舒穆禄
责任编辑： 郭亚丽	**责任校对：** 夏明媛
插　　图： 刘　野	**责任印务：** 厉　静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编 辑 部： 010-57526309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官方网址：** www.ccppg.cn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5
版次： 202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2千字	
ISBN 978-7-5148-8895-9	**定价：** 15.00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预言 / 5

第二章　例外 / 16

第三章　我做到了！ / 29

第四章　武士测评 / 33

第五章　猫鼠大战 / 45

第六章　落选 / 62

有朝一日，你会对河族产生重要的影响。

You'd be important to RiverClan one day.

——亮天评价小豹



引 子

骨山在月色下泛着微光。胡乱堆砌的尸骸，一条一条的血肉倒映出银白清辉。对这些生命而言，最可怕的时刻如今已结束了。豹星压抑住一阵冷战——秃叶季的寒凉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骨架还突兀地支撑在皮毛下。感觉绿叶季猎物充裕的那些时光仿佛已经逝去很久很久了。

她不敢抬起目光看向银毛星带，也同样不愿与自己的任何族猫目光相碰。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旁观。河族如今成了虎族的一部分，何况在这片空地上，他们的数量也远远不敌那些曾经的影族猫。豹星与这只凶悍的公猫定下了协议。他们必须遵从虎星的规则。

石毛矗（chù）立在暗色武士面前，羽爪和暴爪在他身后挤作一团，睁大的眼里盛满恐惧。两名学徒被虎星囚禁，理由是他们是雷族公猫与河族猫后的孩子。石毛将两耳平贴在脑后，虎星的眼睛眯成了细缝。

“我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对虎族的忠诚。”暗色武士对他说，“杀了这两名混族学徒。”

豹星顿时血液冰凉。虎星应该只是想把他们赶走吧？他怎么能命令一名武士杀死他的族猫？况且学徒们还那样年轻！这毫无道理可言。石毛分明也是混族猫。豹星感觉恐惧如炽热滚烫的胆汁般冲上胸口，涌入喉头。这真是星族所愿吗？这就是唯一能让族群走向强盛的道路吗？

石毛在被关押期间就饱受殴打与饥饿，但当他将视线转向豹星时，双目仍如同尖刺，扎进了她的眼底。“我只听你的命令。”他阴沉地低吼，“你肯定知道这是错误的。你想让我怎么做？”

豹星只能愣愣地看着她的副族长。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能说什么？

她大着胆子看了虎星一眼，却被他眼里的憎厌震得浑身发寒。那不仅是对石毛的憎恶，还有对她的厌弃。

如果我说不，那我还能活多久？还能保护我的族群多久？

“现在正是艰难时刻。”最后，她奋力维持住平稳的嗓音回答道。虎星会怎么说？她感到反胃。“我们既然要为生存奋战，就必须能够相信自己的每一只族猫。分属两族的忠诚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按照虎星的吩咐做吧。”

星族饶恕我吧。

一时间，石毛只是看着她，豹星看得出，公猫心中有什么变了。他向自己求援时怀有多少希望，现在的眼神中就透露出多少深切的失望。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身去面对两名惊恐万状、蜷成一团的学徒。

经过仿佛永恒一样漫长的时间后，石毛对学徒微微一点头，然后转身望向虎族族长。“要杀他们，便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虎星。”

豹星咬紧牙关才没有绝望地哭号出声。石毛……不要这样！

虎星对蓝灰色公猫怒目而视，抽动的尾巴中流露出威胁。他朝黑条示意：“杀了他。”

豹星的呼吸哽在喉咙里。她必须制止这一切。但她转眼又迟疑起来。她若是干涉，就会暴露出心软。那他们就回到了原点，只能依靠河流与森林，还有其他族群的仁慈过活。她没有选择，只能有始有终。可那些话语却渴望脱口而出。

停下！立刻给我停下！她将它们咽了回去。她不能退缩。

她竭尽全力不让自己瑟缩，但当黑条朝石毛跳去时，惊骇仍透过她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发出无声尖叫。纵使经历过严刑拷打，精疲力竭的石毛仍将袭击者压到地面上，利爪扎进了对方的喉咙。眼看着自己的副族长英勇抗争这只残忍的虎斑猫，豹星内心深处涌出激动和骄傲。

杀了他！豹星发现自己在暗暗给石毛鼓劲。接着，她怔住了。她不能这样想！

这是必经之路。混族猫必须死。等到这次风波结束，虎星的愿景便会所向披靡，到时候只有一个族群，能将森林中的所有武士都聚在麾下。这是唯一能让河族生存下来的办法。洪水与烈火如挥舞不停的利爪般一次又一次地折磨他们，让他们在秃叶季挨饿受冻，而两脚兽的进犯又使他们在每一个绿叶季都暴露于危险之下。这是未来的唯一出路。这是她同意河族与影族合并成立虎族时认定的选择。

所有的本能都竭力让她将目光从断斗上挪开，但她告诉自己，她欠副族长的情，至少也该亲眼看着他做出牺牲，为河族的利益铺平道路。

“你去收拾残局。”虎星朝黑脚弹弹耳朵，他的副族长便立即冲上前去，将石毛从黑条身上拖下来。两名凶残的武士合起伙来对付河族副族长，黑条将他按倒，黑脚的爪锋在石毛的喉咙上狠狠一划。

石毛挣扎几下，接着便不动了。他的血液洒满了地面。

空地周围，虎星的武士们兴高采烈地放声欢呼。豹星的族猫们先是胆战心惊地相互使眼色，然后才加入了喝彩。他们的喊声起初只能勉强听见，但很快他们便抬高嗓门，像其他猫一样高声叫喊。只有羽爪和暴爪沉默不语。

豹星意识到羽爪惊恐万状的目光从石毛的尸体上移开，紧紧锁住了自己，仿佛某种无声的判决。她无法与之对视，只得盯着空地那边，看一丛头重脚轻的香蒲在月光下郁郁不乐地摇曳。

她几乎没有听见虎星宣布羽爪和暴爪今天不会受死，要被带回去关押。她只是沉默而僵直地站在原地，周围的虎族猫渐渐散去，往营地走。直到其他猫都走开了，她的呆滞才稍有回转，化为一种名为疑忌的情绪在皮毛下爬行。石毛鲜血的气味如洪水般漫过她的口腔，腥臭的味道包裹住她的舌头。



她踌躇不决地走上前去，停在石毛的尸体旁。

泥毛之前问过她，加入虎族的选择是否正确。森林里一直以来都是四个族群。这样的局面为何要改变？她给出的回答是他们需要变得更加强盛，变得强大无比，而泥毛则失望地摇摇头。

世上有些事情比强大更重要。他的话在她脑海中回响，豹星俯身向下，用鼻子触碰石毛冰冷脏污的皮毛。

我是如何堕落到了这一步？

她并非一直这样铁石心肠的。哪怕放在几个月前，她都会用生命来保护石毛。这个念头如尖刺般扎在她的心上。她一生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带她向此刻的境地一步步靠近。她把河族领上了错误的道路吗？

豹星抬起头。她现在不能气馁。泥毛已经老了。雹星在任时他就是武士，后来才当了巫医。他生在一个境遇完全不同的年代，当时的河族猫只需要探只脚掌进河里，就能捞出一条鱼来。他不理解今时的森林不同以往，不明白生活日益艰难——现在只能做出艰难的选择。

云层渐渐飘来，横过银毛星带，豹星随之拱起双肩抵挡寒意。虎族会让她的武士走向强大。他们再也不用割让领地。他们再也不用空着肚子回窝睡觉。别的猫将对他们充满畏惧。如果她的族猫无法坚强到能够面对她为他们策划的未来，那她便要为他们强大起来。唯有如此，才能保得他们平安。

第一章　预言

小豹一跃而起：“我们玩捉迷藏吧！”

她热切环顾自己的同巢伙伴。他们总是东倒西歪地躺着。灰池从河里给他们捕了一条鱼，小蛙、小日和小响吃完后就一直在绿叶季明媚的阳光中打盹儿。小黑、小天和小芦苇则在彻彻底底地清理脸部和脚掌。小豹无聊透顶，开始考虑要不要试着捕捉他们身后芦苇丛里那只嗡嗡作响、又大又懒的蜻蜓了。但玩游戏会更有意思。其他幼崽爬起身，小豹立刻兴奋得皮毛刺痒起来。

小莎（suō）草挥舞起长长的虎斑尾巴。“我来当狩猎者！”她趴在地上，用脚掌盖住口鼻，“每只猫都藏好喽！”

“眼睛闭好，小莎草！”小豹对她说，“我们都藏好之前，你不准看。”

“如果我眼睛闭上了，怎么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全都藏好了呢？”小莎草的喵呜声闷闷的。

微光皮正在往芦苇中编织柳条，加固巢穴围墙。“我来告诉你！”她喊道。

小豹挥挥尾巴，养母的观看让她开心极了。“千万别让她偷看。”她对微光皮说。

微光皮郑重地点点头：“当然。”

“要给我时间仔细藏起来。”

“你这是作弊！”小天哼着鼻子说，“不能让她帮你。”

小豹鼓起胸膛。“没有帮谁，”她说道，“只是确保小莎草遵守规则。”

小响露出义愤填膺的神色：“小莎草向来都遵守规则的！”

“她连玩苔藓球都没耍过赖。”小芦苇附和道，“把话收回去，小豹！”

小豹看着他们。这三只幼崽总会替彼此说话。肯定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同窝猫，而不仅仅是同巢的伙伴。如果微光皮是她的亲生母亲，不知道小天

和小黑会不会也这样袒护她。

“快点儿！”小蛙不耐烦地抓挠炽热的沙土地。

小日对他弹弹尾巴：“小豹只是在维护公平。”

“她话太多了。”小蛙抱怨道。

“她想说多少话都是她的自由。”小日厉声回答。

小豹感激地对好友眨眨眼。小日倒是一直很向着她，尽管她们既不是同窝猫，也不是同巢猫。也许，有的猫就是比别的猫更友善些。

她从小天身旁转开：“开始！”

她拔腿奔过空地，精神十足，脚掌下像是踏着火。其他幼崽年纪更长，个头也更大——如果不竭尽全力，他们就会跑到她前头去。她想确保自己赶在他们占领前，先找到一个适合藏身的地方。

刺牙抬头看向她。他在帮黑莓果铺开锦葵叶片，让阳光晒干它们。“你比鱼还快！”他在小豹飞奔而过时咕噜道。

小豹回头看去。小蛙和小日正往长老巢穴旁的莎草丛里挤。小黑爬进了笼罩在武士巢穴上方的柳树间。小响与小芦苇朝柳树根间的阴影走去。小天停在阳光普照的空地中间，正四处张望，显然想在营地里找个地方藏起来。

“来这边。”水獭斑悄悄的喵呜声让小豹转过头去。白色与姜黄色相间的母猫与湖光一起坐在育婴室外。幼崽玩闹时，两名猫后正在分享舌抚。但这时水獭斑俯身向前，点头示意小豹过去。小豹匆匆上前。“藏到我们背后。”水獭斑小声说。

湖光挪挪身子，让小豹从她们中间钻过去：“我们就假装从来没见过你。”

小豹埋头躲到两只母猫背后，猫后们又靠在一起，将小豹挡在了别的猫视线范围之外。

微光皮的声音在空地上回荡。“猎物已经藏好啰！”她对小莎草喊。

小豹激动得浑身直抖。小莎草会找到她吗？

“尽可能安静。”水獭斑小声告诫小豹，“小莎草可是位厉害的猎手。”

“我也是只厉害的猎物。”小豹悄声回答。

湖光的皮毛抽动起来：“小莎草往这边来咯。”

小豹屏住呼吸，与探头出去看的渴望做斗争。

小莎草的轻声从两名猫后面前传来："你们见过小豹吗？"

水獭斑将口鼻转向巫医巢穴："你检查过那边了吗？"

"她可能藏在学徒巢穴背后。"湖光跟了一句。猫后的毛发挠得小豹鼻子痒，她忍住一个喷嚏，将肚子往地面上贴得更紧些。灼热的绿叶季骄阳晒暖了她的金色斑点皮毛，两只耳朵也热得不行，得强行忍住才不会抽动。小莎草啪啪的脚步声在两名猫后面前徘徊。

"你们真的没见过她？"小莎草听起来不大相信。小豹能想象出这位同巢伙伴怀疑地嗅尝空气的样子，她希望自己有提前像其他猫那样，将鲤鱼的鱼腥味儿从胡须上清理掉。

"真的。"湖光的皮毛又一次从小豹的鼻子上刷过。

这一次实在太痒了，小豹终于没能忍住喷嚏。

小莎草箭步绕过湖光，看到小豹便蓬起了皮毛。"你们骗我！"同巢伙伴气哼哼地怒视着湖光，小豹借此看到了逃跑的机会。

她蹿过空地，回头检查小莎草有没有跟上来。"不算数，除非你能抓到——"她撞上一堵厚实毛发组成的围墙，顿时失去平衡，跌倒在了四只粗壮的脚掌中间。淡棕色的肚皮挡住了天空，她从下面滚出来，爬起身。"对不起，钩嘴！"

大个子武士亲切地朝她眨眨眼："你没事吧？"

但小豹正回头看向育婴室。小莎草已经朝她追过来了。"要是被她抓到，我就输了！"她惊叫道。

钩嘴似乎了然于心。他一口将小豹的后颈皮叼在齿间，甩头把她荡到了自己肩膀上。"抓紧了。"他对她说着，震动回荡的低沉喵呜声透过皮毛传出来。小豹将爪钩扎进深处，紧紧攥住他厚实毛发的同时，钩嘴跳步跑开了。

小莎草对他连追带赶。"嘿！"她气恼地尖声叫，"这是作弊！"

小豹将口鼻从钩嘴厚实的颈毛中抬起来，瞥见小天蹲伏在学徒巢穴的围墙旁。她的棕色虎斑皮毛在阴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但小豹瞧见了她忽闪忽闪的绿眼睛。

"小天！"她敞开嗓门儿高声喊，好让小莎草听见，"我看见你了！"她用口鼻指向学徒巢穴。眼看着小莎草竖起耳朵，转个方向往小天的藏身之处冲

去，小豹顿时大松了一口气。

“不公平！”小豹被钩嘴背着跑远了，还能听见小天愤愤不平的喵呜声。她成功逃出生天，顿时感觉一阵快活，但接着，钩嘴突然刹住了脚步，他在营地入口匆忙停下时，小豹不得不将爪子插进他的毛发深处才没一头栽倒。

“别停呀！”她哭叫道。要是小莎草又追上来呢？

但钩嘴已经在与排队回营地的狩猎巡逻队点头打招呼了。看到父亲的身影，小豹的心雀跃起来。泥毛颌（hé）间叼着一条亮晶晶的银色鲤鱼。他身后，橡心、甲虫鼻和回声雾也各自叼着河里的猎物。

泥毛将鲤鱼放下来，点头指指小豹，眼神亮晶晶的。“你肩膀上这只蜱（pí）虫可不小哇。”他对钩嘴说。

“我不是蜱虫！”她从钩嘴背上滑下来，“是我呀！小豹！”她绕着父亲跑了一圈，埋头从他肚子下方的阴凉钻过。

当她钻出来，又一次沐浴在日光下时，泥毛咕噜起来。“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他问道。

“捉迷藏呢。”她朝学徒巢穴点点头。小莎草正在那里，得意地用鼻头将小天从阴影里赶出来。



小天生气地瞪了小豹一眼。

“来吧，小天。”小莎草挥舞尾巴，“帮我把其他猫找出来。”她领着小天朝武士巢穴走去。

“你被抓住了吗？”泥毛问小豹。

“钩嘴帮我逃脱啦！”小豹挺起胸膛，“谢谢你，钩嘴。”

“你不该溺爱她。”泥毛对他说，“她得学着靠自己的四只脚掌站起来。”

回声雾咕噜着笑起来。“你说这话可是最有资格了，泥毛。”她用脚掌碰了碰泥毛的猎获，“要不是你非要给小豹抓一条鲤鱼，我们日高之前就能回来了。”

小豹用鼻头摩挲（mó suō）泥毛的肩膀。“我最爱吃这个了，”她咕噜道，“谢谢你。”

就在泥毛也蹭蹭她的时候，小莎草的喊声响彻了空地。“过来，小豹！”她站在武士巢穴旁，尾巴高高竖着。小黑正从柳树上往下滑，小响和小芦苇从根须里往外挤。“每只猫我都找到啦！现在小黑来当狩猎者！”

泥毛用尾巴将小豹往前推去。“去玩吧。”他说道。

“好的。”小豹对他眨眨眼，很开心他回到了营地里，“但我玩的时候，你别让其他猫把我的鲤鱼从猎物堆里拿走了！”

小豹一边转身，一边听见回声雾充满感情的喵呜声：“你把那小家伙给惯坏了，泥毛。”

“但看起来对她没有什么坏处。”泥毛咕噜着回答。

小豹来到同巢伙伴们中间。她左右观察他们的脸色，看伙伴们有没有气她当上了赢家，或者恼她出卖了小天的位置。“谁都不能再用同样的藏身处，对吗？”

“没错。”小天咕噜着，仿佛只为能再来一局而兴奋。小豹看到棕色虎斑母猫似乎并没有生自己的气，这才放下心来。“你准备好了吗，小黑？”

小黑蹲下身来，用脚掌盖住口鼻。

小日和小蛙拔腿奔向长老巢穴。小响跟着小莎草和小芦苇，他们你追我赶地冲进空地远端茂盛的莎草丛里。小豹环顾四周，考虑该躲到哪里。

如果她藏进雹星的巢穴，他会介意吗？也许黑莓果会允许她躲在药草库里。

“跟我来。”小天悄声说，“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好。”小豹心跳加速。她跟着同窝伙伴奔向营地边缘的芦苇丛。这里地面湿软，很快，她已经进入了浅水区，踩着漫到爪钩间的泥浆努力前行，小天仍在往芦苇荡的深处挤。小豹的速度慢下来。要是泥毛得知她才刚学会游泳，就跑到离河水这么近的地方玩，他会大发雷霆的。“等等——”

小天随着她的叫喊转过身来，涉水往回蹚，向她靠近。

小豹看到伙伴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愤恨。“我们不该这么靠近河——”

她话还没说完，小天就拿前掌揪住她的后颈皮，把她的脑袋往下按去。

水冲上鼻头，涌入口腔。恐慌在小豹的皮毛下跳动。她在水中扑腾脚掌，试图从紧紧揪住自己的小天那里挣脱。但小天比她大了两个月，身体强健得多，她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她绝望地胡乱扑腾着，与渴望呼吸的本能抗争，怦怦乱跳的心脏似乎想要撕破她的胸膛跳出来。

接着，小天放开了她。

小豹用力蹬踏脚掌站了起来，浑身滴滴答答淌着水。她甩甩脑袋，然后抖动身子，将水雾洒在周围的芦苇上。她咳嗽着，喘息着，接着瞪向小天。“你干什么?”她几乎不敢相信小天会这么坏。

小天也怒视着她：“谁叫你把我的位置告诉小莎草!”



“她追我我才告诉她的！”小豹竖起鬃毛，“你也没必要想把我淹死吧！”水珠仍在从她的鼻头和胡须上不停滚落。

“别这么娇滴滴的。”小天厉声说，“虽然大家都对你的事情大惊小怪，但你别再自以为有多特别了。你的言行举止还跟只新生幼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小黑和我不爱和你玩。我们陪你玩只不过是因为微光皮叫我们这样做而已。”

小豹的心难过得像被捅穿了似的。不爱我和玩？原来他们和她玩，只是出于被迫？

她竖起了鬃毛。这样不公平。她还以为大家是朋友。“我要去把你做的事情告诉微光皮。”她几乎完全咬紧牙齿，模糊不清地说，只有这样她才不会像新生幼崽一样哭叫出声，“到时候你就真的麻烦大了……而且你活该！”

小天嗤之以鼻。“去啊，小豹。”她说道，“跑去打你的小报告吧。新生幼崽就是喜欢打小报告。”

小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小天要这样恶毒？她的心脏在胸腔中怦怦作响。

小天的话还没说完。“你得到特殊对待，只不过是因为亮天死了而已。”她说道，“要不是你杀了你的亲妈，族群里其他猫根本用不着多操你这份心。”

“我没有杀我的妈妈。”她嘶吼回去，感觉自己的爪子伸了出来。

“我在营地里听说的可不是这样。”小天的绿眼里闪烁着幸灾乐祸的恶毒神色，“我听说你出生的时候你妈妈就病了。她为什么会生病呢？大概是因为怀了一只被宠坏的烂心肠幼崽，这就是原因！”

“不准这么说！”小豹想让小天闭嘴，于是反过来打她。她挥出爪子，朝棕色虎斑猫的口鼻打去，但小天用自己的脚掌拦住了她，反倒是小豹耳朵旁边挨了一拍。这一击的力量让小豹脚步摇晃起来。

“你死了以后会进黑森林的，”小天吼道，“和其他谋杀犯在一起。”

小豹盯着她，脚掌周围的水面突然变得仿若寒冰，她必须奋力挣扎才能站稳身子。小天从她身旁挤过，水花四溅地从芦苇丛中离开了。小豹张开嘴想叫她，想问小天是不是真的听其他猫说过那些可怕的话。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害怕小天给出的回答。

第二天阳光洒落在营地里时，小豹仍能感觉到小天的话带来的刺痛。从那以后她们就没再讲过话。昨晚在窝铺里，小豹扭着身子挤进微光皮身后温暖的空隙里，尽可能离小天和小黑远远的。她倒是很享受睡觉时没有他们讨厌的脚掌伸过来戳她的侧腹，或者他们愚蠢的尾巴摇过来搔她的耳朵。她现在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真实想法，便一点儿也不想靠近他们了。

小豹蜷缩在空地边缘莎草丛投下的阴影里，看着他们和小响、小日与小芦苇一起玩苔藓球，小蛙则追着小莎草绕着武士巢穴跑。

“来玩呀！”小日一边叫道，一边将苔藓球抛向空中。小响和小黑跳起来，比试谁能先抢到球。

小豹将身下的脚掌缩得更紧了。她才不要跑过去败他们兴致呢。她瞥一眼小天。这位同窝伙伴正看着她，但当小豹与小天目光相接时，小天迅速转开了眼。

她的目光中是愧疚吗？但愿吧。小豹哼出一口气。

“来嘛，”小日正跳步朝她奔来，“一起来呀！你自己坐在那里肯定无聊死了。”

“我太累了，不想玩。”小豹回答道。她不想向小日吐露自己不想玩闹的真正原因。她不想将小天的话再重复一遍。

你死了以后会进黑森林的，和其他谋杀犯在一起。光是想起这些话，她都觉得皮毛灼烫。

小日停在她面前，皱起了眉。“你确定吗？”她问。

“确定。”小豹假装打了个哈欠，好让小日相信自己真是累坏了。

小日又瞧了小豹一会儿，才弹弹尾巴。“等你休息过以后来和我们一起玩吧。”她轻声说完，转身朝别的幼崽走去了。眼看苔藓球朝小日滚过来，她立刻拔腿飞奔。

小豹看着小日离开，她四肢忍不住痒痒，仿佛马上就要站起来去追赶小日——但又一阵心伤将她按了回去，她脑海里又填满了昨晚让她彻夜未眠的千思万绪。事情真像小天说的那样吗？她当真害死了她的妈妈和同胞手足？



泥毛从来没认真谈论过这件事。原来族群里别的猫都是这样想她的？小豹望向微光皮和水獭斑，两只母猫正将育婴室里的垫窝拖出来，放到阳光下透透气。她们认为亮天去世是我的错吗？之前大家都告诉她，她的母亲是生病了，但从没有猫说过猫后能因为幼崽染上病。这话一听就是无稽之谈。

但如果是无稽之谈，小天又为何要说亮天就是被小豹害死的呢？

一个接一个的念头相互追逐，仿佛倏（shū）忽来去的游鱼。

我很坏吗？这个想法让她反胃。她不想当一只坏猫，但如果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呢？亮天的死毕竟是有原因的。其他幼崽的母亲就没有死，只有她的母亲不在了。

“小豹？”泥毛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抬起眼，看见他停在自己身旁，金色的眼睛里泛着担心：“为什么自己坐在这儿？你怎么不去和其他幼崽一起玩呢？”

小豹眨巴眼睛看他，站起身来。他一定知道真相。

她紧张地扭着耳朵。她应该问他，是自己杀了亮天吗？要是他的答案是“是”，那怎么办？

泥毛不安地对她眨眨眼：“你在难过，对不对？”

她盯着自己的脚掌。“是有猫和我说了一些话。”她说道。

“谁？”

“不重要。”责怪小天也无济于事。如果小天有这种想法，只能是因为族群里的其他猫对此坚信不疑。

“他们说什么了？”泥毛柔声追问。

小豹犹豫着，心脏怦怦乱跳。她需要知道真相。如果那是事实，她就必须接受，以后竭尽所能成为最优秀的武士，倾力保护她的族猫，来借此尽可能弥补自己的罪过。她不想死后沦落到黑森林里去。

泥毛的尾巴轻轻从她脊背上拂过：“和我说说吧。”

她迎上父亲的目光：“是我害死了亮天吗？”

泥毛睁大了眼睛。

父亲的反应让她紧张起来。他看起来并不想讨论这件事。

但事实是这样吗？

“不是的，小豹。”他轻声说着，将口鼻贴在她的脑袋上，“当然不是你害死了亮天。”他将口鼻抽开，仔细地看着她：“你妈妈当时生了重病……”

“是因为我吗？”

“不是的，小家伙。那是……就只是一种疾病。黑莓果也帮不了她。你的同窝猫和她一起过世了。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他眼里泛起了泪光，“星族愿意让你活下来，已经让我满怀感激了。”

“真的吗？”她感觉自己又一次能大口呼吸了。她刚才都没发觉自己不禁屏住了呼吸。她在父亲的目光中搜寻。从那双焦灼的圆眼中，小豹能看出他说的是真相。

“是其他幼崽对你说了这事的闲话吗？”泥毛没有等她回答。他显然已经猜中了女儿问起亮天的原因。“你不该听他们乱讲，”他轻声说，“他们大概只是因为你很特别，所以嫉妒了。”

“我特别吗？”小豹满怀期望地抬起头，“小天说我一点儿也不特别。她说，我只是不一样。”

“你当然特别。”泥毛说道，“我认为星族将你挽救回来，是有缘由的。”

缘由？小豹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会是什么缘由呢？

“亮天过世后不久，”泥毛接着说道，“当时你还是一只小幼崽，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亮天叫我好好照顾你，因为有朝一日，你会对河族产生重要的影响。”

“什么影响？”小豹急切地眨眼看他。她喜欢这个自己很重要的想法。

“她没有说。”泥毛回答，“她只是说了有朝一日你会对河族产生重要影响。对所有族群都很重要。”他补上最后一句。

“所有族群？”小豹惊讶地抽动耳朵。对所有族群都很重要，听起来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泥毛的目光已经飘忽起来，仿佛在想象中描摹去世的伴侣。“那个梦和我对你的爱，让我有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尽管我非常想念亮天，时至今日，想起她我仍旧十分伤心。”他眨眼赶走眼中悲伤的泪光，然后又一次将两眼锁定在小豹身上，“我认为，总有那么一天，你会让大家看到星族救你一命的原因。”

小豹蓬起毛发。星族救她的命是有原因的。她等不及让小天看看她拯救所有族群的英姿了。“我能提早开始武士训练吗？”她问泥毛。有好多东西需要学习，她决不能浪费一点儿时间。

“你还太小了。”毛发顺着父亲的脊背竖起，“当武士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现在，你还得继续长大才行。”

但我必须拯救所有族群。

小豹皱起眉。泥毛怎么不明白？四大族群就靠她了。她弯起爪钩扎进地里。既然星族救她自有缘由，那她就得把能学会的每一招战斗动作和狩猎技巧都学好。她会成为河族历史上最高贵、最强壮、最勇敢的武士。



第二章　例外

小豹将水珠从脚掌上抖落，打了个激灵。跨越垫脚石比她想象中要可怕——石头与石头之间隔了很远，中间的河流饥肠辘辘似的打着漩儿涌过，仿佛巴不得她摔进去。无奈这是唯一能离开营地的办法，她又不想尝试游水。她趁着没有猫看她时快步躲进了芦苇丛，暗自希望别的幼崽都不要对她的去向产生好奇。

她在茎秆间穿梭，一直避开其他猫的视线。灰池和柳风沿着香蒲生长的河岸行走，现在已经踏上了一条远离河流的小路。小豹听见她们打算去浸水草甸里捕捉青蛙。既然泥毛拒绝在她成为学徒前教她任何狩猎技能，那她就只得自学了。她还没有做好抓鱼的准备，但抓青蛙也是有用的技能。等她开始受训时，她的老师会被她丰富的知识量惊呆的。

灰池和柳风正循着一条窄径前行，小豹在芦苇丛里跟踪她们。最后，两名武士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小豹看着她们穿过浸水草甸到了一个水池前。水池像烈日下的热浪般微微泛着光。两姐妹开始沿着池边嗅闻。

灰池突然蹲伏下来，两耳竖直。柳风在她身后一条尾巴远的地方也停住了。一只青蛙跃入浅池的同时，灰池扑上前去。小豹眨眨眼。她速度好快！青蛙甚至还没碰到水就被灰池一把抓住，拽到身前。她迅速一口下去结束了猎物的生命，然后坐回后臀上。

“抓得好。”柳风轻声说着，但目光已经在另一个小池附近巡视了。

小豹向前探出身子，皮毛激动得发颤。她也想试试扑上去，像灰池一样甩出脚掌，但她肯定会弄得芦苇丛哗啦啦响，说不定会叫两名武士听见。她可以晚些时候回到营地里再练习。她知道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和灰池一样迅捷——说不定只要练习得足够多，还能比灰池更胜一筹呢。

柳风正潜行向下一个水池接近。小豹注意到武士的耳朵半贴着脑袋，腹部一直靠近地面，尾巴从草地上方掠过。淡灰色虎斑猫一次只移动一只脚

掌，轻轻放在草地上，将自己往前拉去。小豹试图模仿她，尽可能缓慢而安静地在芦苇丛中移动，眼角的余光则留意着柳风的一举一动，重复她的每一个小心翼翼的动作。

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柳风身上，连身后的灯芯草丛摇晃起来时都没有怎么注意。直到一股熟悉的气味从舌面上涌过，她才心脏一提。她扭过身去，雪白色的毛发从茎秆间闪过，白牙宽阔的肩膀将芦苇丛推向两旁。

他严厉地望着小豹："你在营地外面做什么？"

小豹歉疚地对他说道："对不起。"她朝灰池和柳风点点头。"我是来看她们的。我觉得在草甸学习狩猎会很安全。"



白牙咕哝起来。“对幼崽来说，营地外哪里都不安全。”他低声说，“你连该怎么压低身形、避开目光都不知道。”

“但我在试着学呀。”她兴致盎然地说道，“你看！”她又一次模仿起柳风的潜行技能来。

白牙看着她。“你的尾巴抬太高了。”他朝小豹走来，“你狩猎的时候，尾巴永远不该高过脊背。这样会暴露你的位置。”

小豹放下尾巴：“这样好些吗？”

“现在你的尾巴是拖在地上的。”白牙用鼻头将尾尖挑高了些。“这样，”他往后退开，“再试试。”

小豹又一次蹑足潜行，牢记着要贴平耳朵。

“耳朵不能抽动。”白牙对她说，“这就对了。现在，身子再压得低一点儿。没错，干得漂亮。”

激动之情在小豹的毛发间嗞嗞作响。她正在接受训练呢，像个真正的爪字辈一样。

“让空气从你的舌头上流过。”白牙接着说。

小豹张开嘴。泥泞土壤与潮湿茎秆的气味涌进口腔中。她惊讶地发现，它们比营地周围的芦苇闻起来要潮湿霉臭些。其他地方的味道也不同吗？一个想法从她的脑子里蹦出来。“活着的猎物和死了的猎物闻起来一样吗？”她问。她只嗅过巡逻队狩猎归来带回的死猎物。

“这是个聪明的问题。”白牙似乎对她刮目相看，“活着的猎物闻起来会更甜美清新一些，但青蛙依然是青蛙的味道，鱼也依然是鱼的味道。”

“我们能不能找一只活着的青蛙，让我见识一下它的气味？”小豹期待地看着他。

白牙眼神一亮，仿佛想向她展示，于是小豹兴奋地竖起耳朵。但公猫转而皱起了眉。“要是泥毛认为我在训练你，他会发脾气的。”他说道，随即将口鼻转向营地，“我最好带你回去。”

小豹将脚掌扎进泥泞的地面：“我们不能多训练一会儿吗？”

“如果泥毛发现你不见了——”

“你可以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当爪字辈了，”她满怀希望地请求，“他



会相信你的。”

“事关他的幼崽，泥毛可是谁的话也不会听。”白牙轻声说，“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小豹叹口气：“你要把我溜出营地的事情告诉他吗？”

白牙将芦苇推开，点头示意她从自己留出的空隙里走过去。“我是得告诉他。”他对小豹说，“你闻起来满身都是草甸里的水味儿。”

小豹从他身旁经过。她仍旧决心满满，要利用在营地外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学习：“草甸的水闻起来与河水不一样吗？”

白牙在她身后迈步。“尝尝空气。”他说道。

小豹让空气从舌面上涌过。空气里头有甜丝丝的味道。

他们从芦苇丛中挤过，沿着河岸行走时，白牙又一次说道：“现在再嗅尝一下。”

她张开嘴，惊讶于自己先前竟然没有发现区别。“草甸的水带了草的气味，”她说道，“河水则像是石头。”

“正是如此。”白牙轻声说，“当然了，气味也会随着天气改变。”

“怎么变？”

“下雨时，河水会被搅起来，闻起来就更有土腥味儿。”白牙轻声说，“到了秃叶季，又有不一样的变化。寒冷会让河流的气味变得浓烈，而草甸则会散发出泥炭的气息。”

小豹急于学习，连皮毛都感到了刺痛。要学的可太多了！

她几乎没留意他们已经来到了垫脚石跟前。看到一块块石头，她胸口绷紧了。自从小天上次残忍地攻击过她以后，她对于游泳的自信再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她打了个寒战。就算现在，光看着石头周围打漩儿的河水，她都仍能感觉到那天水涌进嘴里和鼻腔时，紧紧攫（jué）住心脏的恐惧。

白牙在她身旁停了下来。“也许我叼你过去会更安全些。”他把小豹的后颈皮咬在齿间叼起来。白牙衔着她一路往营地走。一开始小豹还在为不用自己跨越垫脚石而庆幸，但很快，这份庆幸就转为了火辣辣的尴尬。

小日和小蛙正在空地上追一只蝴蝶。白牙把她放下来时，他们停下脚步，讶异地望着她。

“你上哪里去了？”小日睁大眼睛问道。

小豹翘起下巴：“我散了个步。”

“得了吧。”白牙用尾巴把她往前搡，“你最好到雹星面前去给自己解释一下。”

雹星？她瞥白牙一眼。他一定要把她的事情捅到河族族长面前去吗？

“可是——”

“最好是现在就告诉他。”白牙轻声说着。族长巢穴编织在一棵柳树的树根中间，白牙领着她朝那里走去。小豹四肢僵硬。

白牙轻轻地用尾巴抚摩她的侧腹。“走吧……他总会得知这件事的。你知道消息在族群里传得有多快。”

小豹开始考虑：如果不去见雹星会受到什么惩罚？要是她转身就逃，等到这件事被忘到大家脑后再回来怎么样？

但白牙说得没错——雹星总会知道这事的。而且，她暗暗想：我既然要说服我的族猫相信我已经准备好开始当学徒了，我就该摆出个学徒样，展现出自己的责任心。她挺起胸膛，走到白牙前面，仿佛原本就是她提出想去见族群的首领一样。

他们经过时，泥毛正在猎物堆上翻找猎物，他抬起头：“小豹？你要上



哪儿去?”

小豹感觉一阵慌张。“嘿，泥毛。”她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愉快轻松些。她又没有真的做错什么事。她只是一心向学嘛。但泥毛质询的眼神已经转移到了白牙身上。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焦急地问雪白色武士。

“我在浸水草甸附近碰见了她。”白牙告诉他。

“在营地外?”泥毛快步朝他们走来，耸起了皮毛。

“我正带她去见雹星。”白牙对他说，“让她自己解释。”

小豹难为情地竖起皮毛。“没什么好解释的，”她轻声说，“我想学怎么抓青蛙，就是这样。”

白牙将她推向前方，她便迈步走向雹星巢穴的入口。泥毛跟在后面——她能感觉到父亲的目光灼烧着她的皮毛。

“在这里等着。”他们来到树根巢穴前，白牙对她说完，消失在覆盖入口的苔藓间。

小豹满怀罪恶感地瞄了父亲一眼。

他的眼中闪烁着忧虑：“星族啊！你在营地外面干什么?”

“没发生什么坏事。”她说，“我只是——”

“进来吧，小豹。”雹星的声音透过苔藓传来。

她犹豫了一下，泥毛用尾巴催促她上前。

“去吧。”他说道。

小豹紧张得脚掌刺痛，用鼻头挤开路钻进巢穴里。泥毛跟上来后，她稍稍松了口气。

雹星正坐在窝铺旁，晦暗的巢穴里，他那灰色皮毛显得颜色更深了。白牙站在他一旁，神情严肃。

小豹做好了挨上一顿痛斥的准备，但雹星却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稚嫩的幼崽跑到营地外面并不安全。”他轻声说。

“我不是稚嫩的幼崽了。”她抗议道，“再过一两个月，我就准备好当学徒了!”

“三个月。”泥毛纠正她。

雹星抽抽耳朵，但他的表情什么也没透露出来。他是被惹火了，还是被逗乐了？

“不管是差一个月还是三个月，你都太过年轻，不该离开营地。”他说道。

“你没有接受过训练。”泥毛附和道，“而且你的体形也很小，老鹰轻轻松松就能将你偷走。你绝不该离武士超过一条尾巴远。”

小豹愤愤不平地伸长尾巴。“这样太不讲道理了。”她说道，“我们玩苔藓球的时候，经常离武士超过一条尾巴远——”

“安静。”雹星一弹尾巴让她住了嘴。“幼崽离开营地是违背族群规矩的。”他轻声说，“如果你想成为武士，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守规矩。”

小豹张开嘴又想争辩，但随即她便垂下目光，看着自己脚掌间的地面。她哪能对武士守则说三道四呢。

雹星的神情柔和下来：“过不了多久，你就要开始受训了。到那个时候，你会巴不得自己可以不时停留在营地里。只要再等一两个月——”

“三个月。”泥毛纠正他。

“我等不了三个月。”小豹抱怨说，“到那个时候，其他幼崽早就当上学徒了。我不想只有我一只幼崽被留在育婴室里。”

雹星沉思着眯起眼睛：“你们毕竟都是一起长大的，这样肯定不怎么好受——”

泥毛插嘴进来：“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直至你成长到足以受训的年龄。”

“我会多吃一些猎物的。”小豹大声说，“我会长得和小黑一样大，那样你们总得把我晋升为学徒的。”

雹星抽动着胡须。他觉得这事很好笑吗？

“我说真的！”小豹强调说。

“我相信你是认真的。”雹星轻声说。

懊丧在小豹的皮毛下激起刺痒。她必须尽快开始训练。河族的未来说不定就取决于她尽早受训了呢。“如果你们允许的话，白牙可以现在就训练我。”她恳切地看向白色武士。这只公猫今天教了她该如何潜行。显然，白牙认为她已经做好准备了。而且他既亲切，又强壮，小豹坚信自己能从他那



里学到许多。“他就不觉得我个头太小。”

白牙只盯着自己的脚掌。

“别这么着急忙慌的。”泥毛告诉她，“还有许多时间来让你成为武士。”

“但是你说星族救我的命是有原因的。”她争辩道，“所以我必须尽可能早地开始武士训练。”

雹星站起来。“我相信，无论星族为你设立了什么计划，都可以慢慢实现。”他说道，“等我认为你做好准备后，你才能开始训练。”

小豹将爪钩插进地面：“我现在就做好准备了！”

泥毛用尾巴把她朝入口撵：“别犟了，小豹。”

“我不是犟。我是要解释，”她绝望地注视雹星的双眼。他难道就意识不到，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吗？“我必须为河族做出贡献……来纪念我的母亲和她的牺牲。求求你了……别逼我等了又等。”

雹星对她眨眨眼，她在族长的目光中分辨出了温情。我把他说服了吗？

雹星转向泥毛：“你的想法呢？”

小豹觉得恐慌扎进了胸口里。父亲要告诉族长，他仍有顾虑吗？她看着泥毛的目光落过来，与她对视良久。

求你同意吧。她绝望地想：请告诉他，你相信我已经准备充分了！

泥毛将目光转回族长身上，低下头。“我会赞同你的决定。”他轻声说，“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雹星回过头来看着小豹。“很好。”他说，“我想，我们也不是不能有个例外。”

“谢谢你！”小豹低下头，希望自己没有咕噜得太大声。她转身低头钻过垂下的苔藓，在炫目的阳光下闭起眼睛。

她暗想：等我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河族武士，雹星一定会为他今天的决定感到欣慰的。她回忆起自己是一只有天赋使命的猫，顿时激动得像是肚子里有一团火。这可是她父亲说的。

而她就要证明，父亲没有说错。

天爪和日爪跟着各自的老师钻进河水里。豹爪在岸边观望，看着水流从

他们的四肢间涌过，在他们的肚子下冲刷，忍不住打起了寒战。

田鼠掌已经到了河心。他转过身来面对日爪。“别这么快。”他告诫道，“这里的水流比较急。”

“我在河里游过很多次了。”日爪大声说。

“游水与狩猎并不一样，”田鼠掌说，“慢慢来。”

日爪依言照做。她身旁的柔翅正涉水前行，强壮的脚掌让柔翅在急流中能够保持身形稳定。“脑袋抬起来，永远朝上游。”柔翅对天爪喊。



白牙将豹爪推进浅滩之中。“不要和别的猫拉开太远。”他建议道。

她抗拒着，心脏跳得厉害。自从和天爪起过冲突后，过去的两个月里，她最多只让自己的腹毛被打湿过。想到河水没过口鼻，她依旧会怕得发抖。“但要是我被冲走了怎么办？”

被赐予学徒名号后，她这是头一回意识到自己比其他同巢伙伴个头更小。他们的老师带他们初次巡游河族领地时，她轻松跟上了他们的脚步。他们第一次学习战斗动作时，她的速度则弥补了个头上的不足。但今天，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场捕鱼课程，她却紧张得几乎反胃。

白牙和善地对她眨眨眼。“我会和你一起走，”他说道，“我不会让你被冲走的。”

可如果水淹到我的鼻子上了呢？

她回忆起自己又咳又喘的画面，但怎么能承认呢？她是河族猫。她原本是不该害怕水流的。

日爪蹚进了深水区，四掌一蹬便在流水中游起来，河水从她的肩头涌过。

天爪跟了上去。她在奔涌河流之中像一只水老鼠一样舒适自如。她突然一头扎到水面下，又冒出头来，将水滴从耳朵上抖下。“快来！”她轻松地绕着柔翅游泳，对豹爪喊道。

豹爪感觉一阵暴躁。要不是你把我摁到水下，我才不会怕呢。天爪还记得她干过什么好事吗？

“来吧，豹爪。”日爪已经游进了河水中心的一个涡流之中，正让漩涡推着她打转，“可好玩儿了！”

豹爪注视着她，希望自己也能这样毫无惧意。她想要逼自己的脚掌往前迈，但它们却像石头一样沉重。

白牙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挥动尾巴。“我们往上游去吧。”他轻声说，“那边有个水塘，水很浅，可以踩到底，有时候在那里也能抓到鱼。我们可以去那里检查一下。”他对柔翅喊道，“我们去看看那个小杂鱼陷阱里有没有收获。”

“那我们晚点儿再来找你们。”柔翅大声回答着，将天爪推进一片静水之中。



豹爪跟着白牙走开，避开其他猫的目光。往上游走的路上，她羞愧得皮毛刺痛。如果她无法克服自己对河流的畏惧，同巢伙伴们就要开始叫她“干爪”了。更糟糕的是，她还怎么完成自己的使命呢？她要是怕得连水也不敢游，就永远别想拯救河族了！

“我不是干爪。”豹爪对黑爪怒目而视。

“天爪说你连肚子上的毛都不肯沾湿。”他大声回应。

“才不是！”豹爪厉声说。杂鱼塘可深了，水几乎能淹到她的肩膀。她还故意一头埋下去，让水将自己的皮毛彻底泡了一遍，这才回了营地。

学徒巢穴外，在河里度过了一个上午的天爪正在打瞌睡。豹爪看见棕色虎斑猫的耳朵在抽动。她在听自己的兄弟取笑豹爪吗？

我敢肯定，你当然会把我不愿游泳的事情告诉他。

蛙爪躺在巢穴旁边柔软的草地上。他又咬了一口鳟（zūn）鱼，缓缓咀嚼，目光落在豹爪身上。“她还是有一点儿小。”他对黑爪说，“也许她害怕自己会被狗鱼吃掉。”

黑爪的眼里闪烁着恶作剧的光：“我听说狗鱼能把幼崽一口吞下去。”

“我不是幼崽！”豹爪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只有五个月大。”蛙爪指出。

“就快六个月大了。”豹爪指正他，“而且我也得到了学徒名号。”

黑爪的胡须抽动着：“但不等于狗鱼不能把你囫囵个儿吞了。”

豹爪干脆转身用尾巴冲着他。

日爪走出排便处通道，从空地上穿过。她停在豹爪身旁，显然注意到了她蓬起的毛发。“怎么了？”她问道。

豹爪抖散毛发——她不打算说闲话——但蛙爪替她回答了。“黑爪笑话她是干爪。”他又咬了满口的鳟鱼肉。

日爪将口鼻扭向天爪：“我告诉过你把嘴巴闭好的。”

天爪睁开眼睛，无辜地对同巢伙伴眨了眨。“他问训练进行得怎么样嘛，我就说了呗。”她坐起身，伸了个懒腰，“我只是提了一嘴豹爪更喜欢在杂鱼塘里狩猎，而不是河里。”

"那是白牙提出的主意。"日爪尖锐地提醒她。

"还不是因为他看到了豹爪脸上那副样子。"天爪漫不经心地说道，"他拿鼻头把她往河里推的时候，她看起来像是被逼着从太阳石上往下跳似的。"

我没有。

豹爪把话咽回肚里。她本来就没打算和他们达成一致。争论只会让她显得更像幼崽。但她对水的恐惧得到此为止了。她必须向同巢伙伴们证明，星族对她自有打算。她愤愤地在蛙爪身旁坐下，咬了一口鳟鱼。

"练习战斗动作不是更好吗？"豹爪与白牙站在河岸上，她热切地凝视着老师，"其他猫之前就在这里捕过鱼了。他们可能把最肥美的鱼都吓跑了。"

白牙皱起眉，思考片刻："我想，我们明天再来也许抓到东西的机会更大。"

豹爪感到一阵庆幸。战斗动作非常重要。她可以明天再来克服对水的恐惧。到明天就轻松多了，到时候鱼更多，她的注意力也就更容易分散。

明日复明日，转眼变昨日。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河族领地、战斗技能、布阵谋略、河里哪一部分有什么鱼。豹爪变得很擅长捕捉困在浅池中的游鱼。她总能找到一些办法，既成功狩猎，又不打湿皮毛，白牙似乎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也许豹爪的足智多谋已经让他满意了。她似乎总能给老师带来惊喜。她往往能第一个发现鱼群在河岸附近躲避日晒的阴凉处。哪怕在泥水里她也能一眼看出褐色鳟鱼的身影，而且她速度极快，可以在鳟鱼发觉她的阴影，试图游走之前就将猎物一把捞出。

她的武士测评一天天靠近了。豹爪越来越笃定，自己第二天就会直面对河流的恐惧，只要一头扎进河里去便能消解。但每一天，她都能找到另一个借口来将挑战再度推迟。

"再来一次！"木毛围着豹爪和蛙爪转圈。两名学徒正在营地旁的一片空地里对峙。豹爪俯身做出战斗蹲伏的动作，她的肌肉已经酸疼了。他们还得练习这个招式多少遍？

"腹部压低。"木毛告诉豹爪。暗棕色公猫用尾尖碰了碰蛙爪的肩膀，随后突然用一只脚掌推蛙爪的腰臀部。灰色公猫身子一晃，费了一番力气才没

摔倒下去。“你得好好保持平衡。”

白牙站在后方旁观，豹爪感觉得到老师的目光在检视她的侧腹。她努力保持静止，试图阻止肌肉的颤抖，而蛙爪则回归了战斗姿势。

“准备好了吗?”木毛的目光在豹爪和蛙爪之间来回。

他们同时点了点头。

“攻击。”

蛙爪朝豹爪一跃而起，但豹爪的动作要快上一刻。蛙爪碰上她时，她已经后肢直立起来了。她用脚掌攥住蛙爪的后颈皮狠狠一扭，让他失去平衡，踉（liàng）踉跄（qiàng）跄地跌到一旁。

“不错。”木毛对她点点头，然后将蛙爪推回空地中央，一挥尾巴：“再来!”

豹爪对他眨眨眼，心沉了下去：“还来?”

“你们得一直练习到彼此的技艺都臻（zhēn）于完美。”木毛告诉她。

豹爪点点头，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姿势，努力不让自己叹气。她还得将这些战斗动作重复多少次呢？她又一次思考起来。

使命之猫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有趣。



第三章　我做到了！

“我真的以为我这次会做到的。”豹爪悄声对日爪说着，心中焦灼不安。度过了一整天的严格训练后，她们在窝里蜷起身子。月光透过柳条编成的巢穴顶棚洒下来，其他学徒都已经睡了。他们轻柔的呼吸声充斥在空气中，远方响起青蛙的咕呱，一只杓鹬（biāo yù）的叫声从浸水草甸传来。豹爪将下巴搁在窝边，对自己的失望让她感觉心力交瘁。“但我就这么僵住了。”

“又僵住了？”日爪同情地对她眨眨眼，琥珀色的双眼反射出银色的月光。

“白牙发现河心有一条鲢（lián）鱼，我就想下水去抓。水已经没过我的肚子了，但我就是没法潜下去。”豹爪肚里紧绷绷的。她开始觉得，自己也许永远不会有和其他河族武士一样游水的勇气了。那她还怎么拯救自己的族群呢？

“白牙生气了吗？”日爪问。

“没有。”豹爪开始揣测，老师是否已经放弃了让她游泳的希望，“他只是在我碰得到的河岸边又指了一条小的鳟鱼出来。他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失望。”

“如果他没有在旁边看着，你会轻松一些吗？”日爪问。

“我不知道。”白牙一直很和蔼，非常有耐心——她不相信问题出在老师身上。要怪，就怪她自己没有那个胆子吧。

豹爪看着天爪与黑爪从长老巢穴里拖出来一个破破烂烂的旧窝。她很庆幸，还好自己没被派去干清洁的活儿。这天清晨她早早地起来了，已经和响爪与莎草爪在芦苇荡里抓了一趟青蛙回来，而贝壳心现在才开始分派一天的任务。

到她感觉自己也成为流水的一部分。片刻后，她感觉到河床出现在掌下。她迈上了对侧的河岸，水流从毛发上成柱流下。她怒视鹭鸟的双眼，威胁地拱起脊背。鸟儿耸起羽毛飞上天空，在芦苇荡上空盘旋着离开了。

日爪跟在她身后爬上岸，快活地咕噜着："你做到了！"

"我做到了，是吧？"豹爪绕着日爪打转，高举着尾巴。她突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终于迈出直面恐惧这一步。也许她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河水中达到完全自如的状态，但至少她现在明白，自己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下一次，我不会再让恐惧阻拦我的脚步。

日爪走向鲤鱼，将它叼回放在豹爪掌边。"你想吃的话可以全部吃掉。"她说道，"这是你给自己赢得的奖励。"

豹爪开心地冲她眨眨眼。"我们分着吃会更香。"豹爪说道。



第四章　武士测评

“我知道你终究会做到的。”豹爪和日爪回到营地后，白牙对豹爪说道，“你只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时机。”

自那以后，老师每一天都让她下水游泳。“你有很多训练得补上。”他这么说着，教她扎进河流最深的部分，驾驭水流，提防漩涡与暗礁。很快，她就学会了从冒出水面的气泡判断躲藏的游鱼，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水流中轻松疾行，不给猎物一丝逃跑的机会。

不过，今天却是花在战斗技巧上的。与蛙爪和木毛对练的无数个上午赋予了她耐心与从未意识到的娴熟技能。直到今天下午，她终于在战斗中打败了黑爪。这只公猫个头比她大，身子也更壮实，但她发觉了对方的弱点——他总有将重心过于偏向后掌的倾向——于是豹爪先破坏了他的平衡，然后疾如游蛇般迅速改变攻势，以至于他毫无躲避扑击的时间就被撞倒在地，被死死按住了。

此刻，豹爪正惬意地仰面躺着。黄昏苍白的天空中，太阳显露出鸭子羽毛般柔和的橙色，落到了荒原的另一边。与同巢伙伴们分享的鲤鱼只剩一条长长的脊骨，带着弧度摆在她面前。日爪在她身旁梳洗，天爪则从骨头间舔舐最后几丝鱼肉。

“等我成了武士，”天爪在啃食的间隙中说道，“我会主动参加每一支巡逻队。”她用舌头捋下一片鱼腹肉，“我还会问雹星能不能让我领队。”

“我不想率领巡逻队。”日爪大声说，“能参加巡逻队我就满足了。”

豹爪看向营地通道，希望泥毛能快些回来。她给父亲留了一条小虹鳟，是她在训练的时候抓到的。父亲最爱吃的就是鳟鱼了，她等不及向他讲述自己是如何将这条鱼从水里一把捞起的，除了整洁的致命咬痕以外，鱼皮一点儿也没破。“我想知道巡逻队什么时候能回来。”她说道。

“快了。”日爪猜测，“他们只是去检查一下太阳石边界而已。”

“如果他们碰见了任何雷族武士，但愿他们把对方撕成碎片。”豹爪气呼呼地耸起毛发。雷族在几个月前偷走了太阳石，她还没原谅他们呢。“那帮追松鼠的家伙太贪婪了。占有森林对他们来说还不够吗？”

“我猜他们认为太阳石也是森林的一部分。”日爪说道。

“凭什么？”豹爪抖抖尾巴，“太阳石一直以来都属于河族。他们无权占有那片领地，他们心里清楚着呢。”

“芦苇爪说如果他是族长，他就会把太阳石夺回来。”天爪说道。

豹爪抽抽鼻子。她不明白天爪为何好像特别关心芦苇爪说什么话。“芦苇爪自吹自擂，你为什么总是捧他的场？”她眯起眼睛，“你是不是喜欢他？”

天爪坐起身。“我喜欢他又怎样？”她说道，“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何况他还这么英俊。”

日爪羞怯地看着自己的脚掌：“甲虫鼻更英俊。”

天爪睁大眼睛：“你喜欢甲虫鼻？”

“也许吧。”日爪瞥一眼豹爪，“你喜欢谁？”

“我？”豹爪还没考虑过这种事。她对公猫没有过感觉。她太忙于训练了。“谁也不喜欢。”

“当真？”天爪眨眼看她，“蛙爪呢？你们俩似乎很亲近。”

“我们只是一起训练罢了。”她说道，“没有别的。”

“你确定？”天爪将鱼的骨骸推开，两眼戏谑地闪烁着，“他还是挺可爱的。”

“我以为你喜欢的是芦苇爪呢。”豹爪回答。

天爪还没能回答，营地通道就沙沙响起来，雹星钻了出来。田鼠掌跟在后面，钩嘴也紧随其后。

泥毛脚步沉重地倚在钩嘴身上。豹爪坐直身子，慌张得腹部都收紧了。她的父亲跛（bǒ）着腿，身上的毛发一簇簇支棱着。她看见父亲侧腹上裂开的口子，口鼻上的抓痕还在流血。

“泥毛！”她疾步奔过空地。

雹星将她挥开了。“他没事。”雹星告诉她，“但他的伤口需要包扎。回去和你的同巢伙伴一起等吧，让黑莓果来照顾他。”

“可是——”

“快去。”雹星目光阴沉，“这是武士的事。”

豹爪退到一旁，但却无法迈步离开。她焦急地注视着泥毛。

“我没事。”父亲保证道，“按雹星说的做。”

豹爪不愿离去：“出什么事了？”

“泥毛为太阳石打了一架。”钩嘴带着泥毛向柳树荫下走去。

豹爪跟上去：“他自己打的？”



“为了决定太阳石的归属，他和蝰（kuí）蛇牙决斗了。”钩嘴告诉她。

鳟掌绕着穿过空地的巡逻队打转：“谁赢了？”

“泥毛。”田鼠掌告诉他，“太阳石又一次属于河族了。”

黑莓果快步从巫医巢穴里赶来，嘴里叼了一束药草。武士们开始簇拥到归来的巡逻队周围。豹爪往左挪挪，又往右挪挪，始终保持父亲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

“回去和你的同巢伙伴们一起等着。”雹星又一次对她说道，这一次语气严厉了许多，“我们有重要的事项讨论。”

豹爪不情不愿地往后退开了。

天爪来到她身旁：“泥毛为什么要单打独斗？”

“我不清楚。”豹爪并不在乎。她只想知道父亲的伤势有多重。她肚里搅成一团，竭力想望见他，但越来越多的武士挡到了面前。他们急切地簇拥到雹星和其他队员周围，黑莓果则在照顾泥毛。水獭斑与刺牙绕着他们踱步，激动地甩动尾巴，围观雹星与木毛和波掌的商议。

豹爪将懊丧咽回肚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她感觉天爪的鼻子从自己耳朵上擦过。“我相信他不会有事的。”淡棕色虎斑猫说道，“你很快就能与他说上话了。”

水獭斑快步朝她们奔来，豹爪顿时僵住了。“你们听见没有？”水獭斑抽动着耳朵，“泥毛要当巫医去了！”

豹爪眨巴眼睛：“你说什么呢？”

“他刚告诉雹星，他想要放弃武士的身份，接受巫医的训练。”水獭斑大声说。

豹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泥毛是河族最强悍的武士之一。他刚仅凭一己之力，就将太阳石的归属权赢了回来！“为什么？”

水獭斑茫然地回望她：“那你得自己去问他了。”

“我相信他有自己的原因。”天爪对她说。

“但他从没提到过想当巫医。”

如果他之前就有考虑这回事，他一定会提前和我说的，对吗？他肯定会和我说的。所以，也许他只是现在那么一说而已，毕竟他刚经历了一场战

斗，头脑还不大清醒。

她等待着能与泥毛说话的机会，时间过得如此漫长。太阳已经开始朝远方的荒原沉落，她来回踱步，心脏怦怦乱跳，直到簇拥的武士们终于开始散去。雹星领着水獭斑和刺牙来到营地边缘。柳风走向猎物堆，带了一条鳟鱼去长老巢穴。田鼠掌对族猫们呼喊着组织巡逻队。

柔翅在把武士巢穴附近的青蛙骨骸整理成一堆。“来帮我一下。”她对天爪喊。

天爪迟疑了一下。“你自己没事吧？”她问豹爪。

“没事。”豹爪没有看天爪，“谢谢你。”她正盯着泥毛。天爪走开了，她也快步赶到父亲身旁。

“泥毛？”她仔细查看父亲的皮毛，欣慰地发现出血已经止住了。

泥毛已经用前掌将自己撑了起来，黑莓果正用更多蜘蛛网盖住他腿上的一处伤口。看到豹爪，泥毛眼睛一亮。“别担心，我没事。”

豹爪在他身旁蹲下：“你确定吗？”

“当然。”他虚弱地咕噜了一声。

黑莓果从掌中工作间抬起头：“他得有段时间不能剧烈活动了。”

“这应该不难——”泥毛哑着嗓子喷了个响鼻，“——毕竟现在我不当武士了。”

豹爪感觉像是有爪子钩住她的心脏，狠狠扯了一下。他是认真的？

“但是为什么？”她注视着父亲，“这场战斗有那么可怕吗？”

泥毛用口鼻摩挲她的肩头。“如果形势所迫，我会再打一场。”他说道，“但我只是不想再打下去了。”

豹爪无法理解。她想象不出怎么会有猫不愿意当武士。“可为什么不想了呢？”

“我厌倦了同样的战斗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他对豹爪说，“似乎永远都无法有个定论。”

黑莓果在咀嚼药草，她将药糊吐到脚掌上，然后抹进泥毛尾巴的一处咬伤上。“为族群做贡献的途径不止战斗一种。”

“但泥毛受的是武士的训练。”豹爪争辩道，“河族需要他。”

黑莓果眼也不抬地低头治疗着。

反而是泥毛开了口。“河族同样需要巫医。”他说道。

豹爪望着他，突然发现了他皮毛间斑驳的灰色毛发。他是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吗？骤然之间，她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巫医。”但她依旧不理解，父亲怎么能放弃他作为武士的身份。“也许有朝一日，河族就不必再战斗厮杀了。”她说道。

泥毛显得并不相信。“生活并不那样简单。”他说道，“但你还太过年轻，无法理解。”

“不，我理解的。”他忘记了吗？泥毛曾对她说过，她是特别的，有一天河族要靠她来拯救。“说不定我让河族强盛无匹，我们再也无须战斗了呢？”

他宽容地咕噜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她听得出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但她会让他看到那一天的。她会让父亲看到，河族不用再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样的战斗。她温柔地舔舐着父亲的耳朵。他一定感觉很痛。她将毛发上的血迹舔下，舒缓他的痛楚，思绪渐渐越转越快。也许，成为巫医一直以来都是泥毛命运的一部分。若果真如此，那是否意味着当他说豹爪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到足以拯救所有族群时，他说的话，其实是预言所期？

半个月后，豹爪蹲伏在河岸上。她最近一心扑在准备武士测评的训练上，没时间考虑泥毛的预言，或是他打算当巫医的鱼脑子想法。白牙让她全身心地投入进来，她也尽了自己最大努力让老师满意。现在测评日到了，她与同巢伙伴们正在接受考验。

她嗅了嗅躺在掌间的两只死水鼠。学徒们接到的要求是要带回陆地上的猎物，此刻她正在思量，抓到的水鼠到底算是陆上猎物还是河里的猎物。也许她应该到河流这一侧狭长的森林地带中去抓一只老鼠。她往树木间瞟了一眼。白牙正在低矮的灌木丛中观察吗？她知道，老师会查看她的进度。她的努力够不够给自己赢取一个武士名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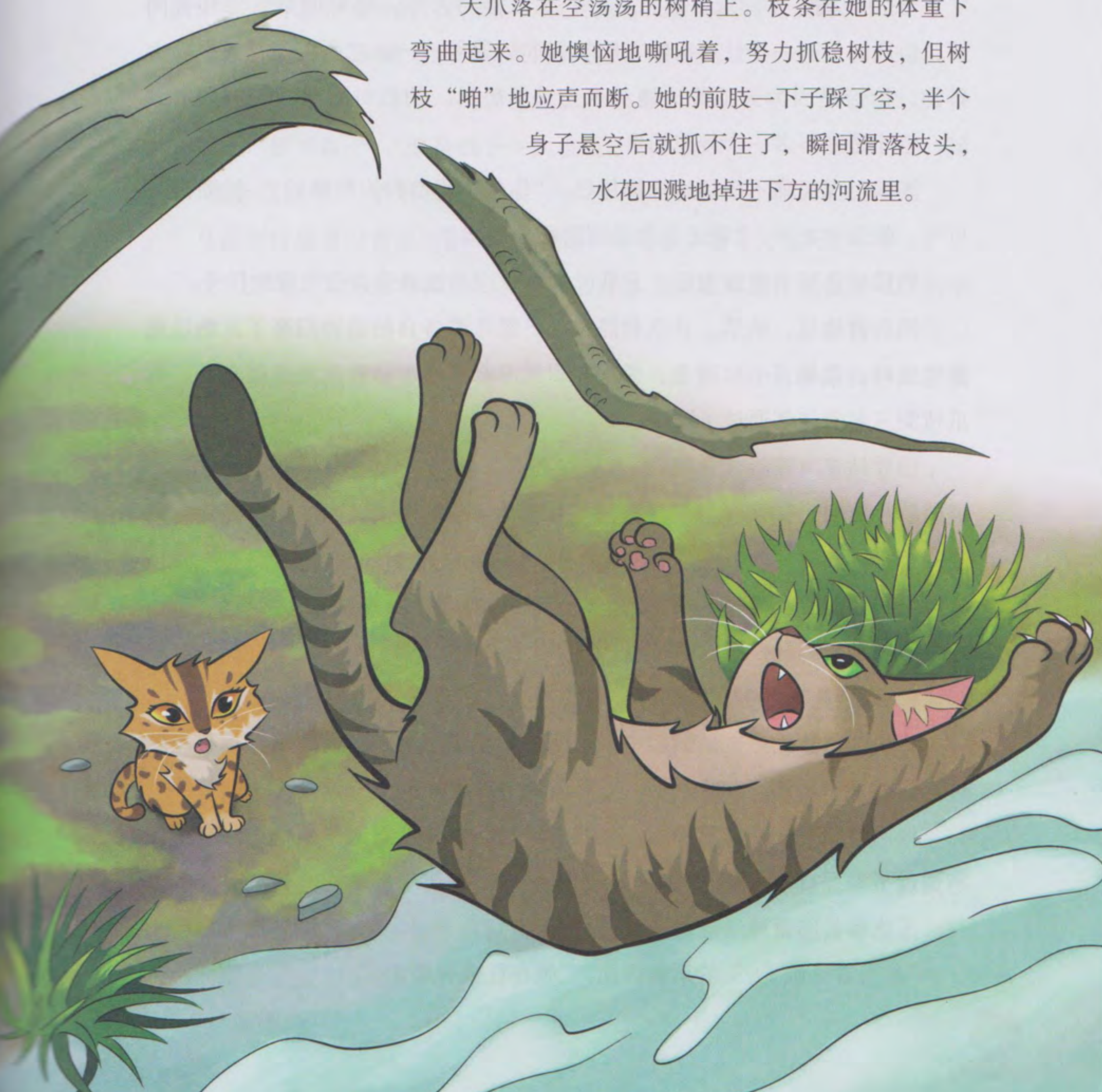
头顶上方，一根伸到到河流上方的枝条颤动起来。她在如雨落下的树叶中竖起耳朵，抬头看去，望见天爪摇摇晃晃地沿着树枝向前走。同巢伙伴的

双眼紧锁在一只松鼠上，她堵在树干旁，已经将猎物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天爪眼中闪耀着兴奋。对于习惯在河中捞鱼的学徒们而言，捕捉陆上猎物的测评挺有难度，而松鼠必定是能让族猫眼前一亮的猎获。

豹爪感到一阵嫉妒。她怎么就没想到去努努力，抓一只松鼠呢？

枝条末端的松鼠已经吓呆了。它眼里闪过恐惧。天爪贴着树枝伏低身子，后掌颤抖着。豹爪判断她马上就要朝松鼠扑上去了。当天爪向前跃去的时候，豹爪屏住了呼吸，但松鼠突然向上一蹿，消失在她头顶的树叶里。

天爪落在空荡荡的树梢上。枝条在她的体重下弯曲起来。她懊恼地嘶吼着，努力抓稳树枝，但树枝“啪”地应声而断。她的前肢一下子踩了空，半个身子悬空后就抓不住了，瞬间滑落枝头，水花四溅地掉进下方的河流里。



豹爪冲向水畔，看到天爪消失在水面下，她的心都揪紧了。但很快，天爪的脑袋便从水面上冒了出来。

虎斑猫眼里燃着怒火，向岸上游过来，在下游几条尾巴远的地方爬上了岸。

“不走运而已。”豹爪喊道。

天爪对她露出一脸的不快。“他们干吗叫我们抓陆地上的猎物啊？”她厉声说，“根本不公平。我一直都在练习捕鱼呢！他们应该提前告诉我们的。”

“你可以拿一只去。”豹爪将一只水鼠推向天爪。她对同巢伙伴怀有同情，但同时另有一个让所有猫都啼笑皆非的原因——她之所以擅长捕捉陆上猎物，恰恰是因为天爪曾让她对水充满了恐惧。豹爪对天爪的怨恨烟消云散，也才是差不多一个月前的事。

淡棕色虎斑猫不耐烦地挥舞尾巴。“你想让我被判为作弊吗？”她喷出一口气，朝森林走去，“我还是自己狩猎吧，谢谢你。”

豹爪决定别去追她为好。天爪说得对。这是她必须自己完成的任务。

回到营地里，响爪、日爪和黑爪都已经带着各自的猎物归来了。豹爪走进空地时，雹星正一脸满意，橡心和田鼠掌都咕噜着，骄傲地蓬起皮毛。豹爪猜测三名学徒都通过了测评。

白牙站在河族族长身旁。

豹爪将自己的水鼠放在他脚边，不安地对他眨眨眼。“这些算是陆上猎物吗？”她问。

“你是在陆地上抓到它们的。”白牙告诉她，“所以算。”

她感到一阵轻松：“那我通过了吗？”

白牙用口鼻碰碰她的脑袋：“是的。”

愉悦的情绪涌进她的胸腔中。正当她咕噜出声时，蛙爪和芦苇爪小跑着进了空地里，后面跟着莎草爪。三只猫都带着猎物。

他们将猎物放在雹星面前，族长赞许地点点头。看起来，每一只猫都顺利通过了测评。

河族族长向营地通道看去：“天爪呢？”

“我刚看见她了，”豹爪告诉他，“她在往森林里走。”

“没有抓到猎物吗?”雹星皱起眉。

豹爪避开了族长的目光。她不想告诉雹星，天爪让一只松鼠逃脱了。那只猎物原本就不好抓，天爪的尝试已经很勇敢了。雹星不耐烦地抽了抽尾巴，瞥一眼天空。此时日高已过，按理说，所有学徒都应该回来了。“她就快回来了。”豹爪向他保证道。

豹爪紧张得脚掌刺痛。拜托了，星族！帮天爪抓到些东西吧。

她快步朝同巢伙伴们走去。“如果天爪没有及时回来，”她悄声说，“我们应该申请将我们的命名仪式推后，直到她有机会再次接受测评。”

黑爪皱起眉：“但我想现在就获得自己的武士名号。”

蛙爪推了推他：“多等一两天也无妨。”

芦苇爪抽抽鼻子：“要是她下一次也通过不了呢?”

“她会通过的。”豹爪坚持说。

日爪期待地看向营地通道：“我们还不确定她有没有失败呢。”

正在这时，天爪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营地里。她嘴里什么也没叼，豹爪的心沉了下去。

天爪垂着尾巴穿过空地，来到雹星面前。“我差一点儿就抓到一只松鼠了。”她咕哝道。

雹星遗憾地摇摇头。“‘差一点儿’就是还不够。”他轻声说。

柔翅快步赶进营地，同情地对天爪眨眨眼。“她的技艺无可挑剔，”柔翅对雹星说，“我一直都看着她——她做得很不错。”

“光是技艺喂不饱一个族群。”族长说，“在她带着猎物回来之前，我不能赐予她武士名号。”

豹爪快步走上来。“我们现在也不想要名号，我们想等到天爪能获取她的名号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同巢伙伴们。黑爪满脸不快，但没有反驳。

日爪走上前来。“天爪下一次会通过的，”她说道，“而且，我们也不介意自己的仪式推迟到和她一起。”

雹星环顾几名学徒，眼里闪烁着暖意。“很高兴能在我们最年轻的武士之中看到友爱与忠诚。”他大声说，“命名仪式可以等到天爪也做好加入你们行列的准备。”

天爪感激地看看日爪，又望望豹爪。“我不想拖累你们。”她轻声说。

“没有武士名号，我们仍然可以为族群效力啊。”豹爪对她说，“再说了，你很快就会通过测评的。我了解你的能力。”

天爪扬起下巴：“我保证会通过的。”

银月低垂在天际之中，颜色仍淡淡的。荒原的顶端在落日中泛起玫瑰色。

豹爪站在泥毛和白牙中间等待着，她强迫脚掌停止战栗。族猫们聚在空地周围站成一圈，旁观雹星主持命名仪式。响肚、黑掌、天心和芦苇尾已经骄傲地坐在了其他武士中间。蛙跃、日鱼和莎草涓刚刚向雹星发誓要保护族群。

接下来就轮到她了。她终于要领取自己的武士名号了。

泥毛用舌头抚平她两耳间的毛发。“亮天会看着你的，”他说道，“她会和我一样对你充满自豪。”

豹爪的心仿佛膨胀了起来。她对父亲发出咕噜声。“我会让你们越来越自豪的。”她许诺道。

说话间，白牙将她推向前方。“该你了。”他悄声说。

雹星正期待地看着她，蛙跃、日鱼和莎草涓迈步走向一旁的同伴。她快步穿过空地，感觉整个族群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皮毛一阵灼热。

她停在河族族长面前。她没有料到自己会这样紧张。肚子里如同有大群蝴蝶在扑扇翅膀，她咽了口唾沫。

“我恳请诸位武士祖灵……”雹星缓缓开口。豹爪的心激动得像是要炸开一样。就是这一刻了。这就是命运的出发点。

雹星接着说道：“俯视这名学徒。她没有母亲，由族群抚养长大，我们今日见证她从学徒成为武士，心中尤为骄傲。她刻苦训练，以求理解你们崇高的守则，我将她作为一名河族武士推荐给你们。”

豹爪屏住呼吸。她熟知族长接下来要说的每一句话，在心中催促他尽快道出。

“豹爪，”他终于说道，“你是否发誓捍卫武士守则，守护并保卫这个族群，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发誓。”豹爪说道，“决不食言。”



雹星的胡须微微颤动："那么以星族赋予我的权力，我将授予你武士名号。豹爪，从此刻起，你将会被称作豹毛。星族为你坚定的决心、独立的品格与不动摇的忠诚而感到荣耀。我们欢迎你成为一名正式的河族武士。"

豹毛回头看向泥毛，看到父亲眼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她压抑住一声咕噜。白牙开心地对她眨眼。她的心像鸟儿一样在胸腔中雀跃。

她成了武士。终于，她能够沿着命运的道路大步向前了。

第五章　猫鼠大战

豹毛将毛发抖散。雨水寒意彻骨，曾沐浴在绿叶季旭日暖阳下度过的学徒期仿佛已经远去了不止区区六个月。豹毛瞄了一眼日鱼，尽管好友的胡须上滴滴答答地淌着水珠，但她似乎没太注意瓢泼的大雨。她这会儿又是一副星星眼的样子。她肯定在想甲虫鼻。“你不冷吗？”豹毛问。

“冷啊。”日鱼轻声说，“但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甲虫鼻答应给我抓一条鳟鱼的。我们打算分着吃。”

豹毛将自己蜷得更紧些，抵御雨水。印象中这场雨自秃叶季伊始便开始落下，已经持续下了一个月。只有蜷在武士巢穴的窝铺里时，她才能觉得暖和一些。“我猜他没打算让我也来分着吃吧。”她嘟囔道。

日鱼惊讶地望着她。“当然可以啊，”她说道，“你想吃就来吃呀。”

“别了吧，谢谢。”豹毛可不打算挤进好友萌芽的恋情里碍事，“我去跟芦苇尾和蛙跃一起吃。”他们还在当爪字辈的时候，甲虫鼻就是日鱼情窦初开的对象了。这名帅气的黑色武士似乎也终于发现，清秀的灰色母猫已经褪去了从前那个学徒的笨拙与青涩。

豹毛沿着河岸张望。整个早上，她连一只鸟和水鼠都没看见。“我想，就连河里的猎物也知道今天该躲在自己的窝里。”她小声说。

日鱼望着下雨涨起的河流：“甲虫鼻说，值得被抓起来的鱼肯定都往上游去寻找温暖的水域了。”

豹毛哼了一声。那只公猫说什么，日鱼就信什么吗？

鱼群才没有游去别处找什么温暖水域呢——只是因为河流汹涌，流水湍急，它们变得不好抓了而已。她没将这话说出来。她只是因为又冷又饿，才感觉暴躁。没必要将气撒在朋友身上。就算日鱼想一辈子待在育婴室里，被幼崽淹没，那也是日鱼自己的选择。豹毛自己倒是对成为武士更有兴趣。

豹毛注视着河岸上的排排树木。这片窄长的林地是河族领地里仅有的森

林部分，但他们极少到里面去狩猎。河族里没有哪一只猫——除了灰池和柳风——喜欢森林里的猎物。森林猎物口味太重了。但在这样的天气里，树林或许是她们唯一能找到食物的地方。“我们要去那里狩猎吗？”

日鱼循着她的目光看去。“至少那里能避风。”日鱼说道。

豹毛朝树林走去，来到一小片空地旁，放缓了脚步，让眼睛适应曚昽的光线。

日鱼在她身旁停下，睁大眼睛扫视阴影。“雷族猫都不想念新鲜空气吗？”日鱼说道。

“我猜他们习惯呼吸叶子发霉的味道了。”豹毛嗤之以鼻。

日鱼皱起鼻子：“他们是怎么辨别猎物气息的？所有东西闻起来都一股湿树皮的味儿。”

豹毛的眼睛捕捉到了动静。“那边。”她朝一棵桦树点点头。有什么东西正在桦树根之间翻找。她压低身子迈步靠近，尾巴悬在地面上，两眼紧盯颤动的落叶。

日鱼与她一齐上前，停在离树木只剩一掌距离的地方。树叶间露出一条小尾巴，眨眼又消失了。

“是老鼠。”豹毛激动地轻声说。老鼠往深处挖掘，落叶堆随之颤抖着。“我觉得它是在找吃的。”

“甲虫鼻说老鼠是最难抓的猎物。”日鱼悄声道，“它们的动作比鱼快。”

豹毛陡然而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想证明甲虫鼻说得不对。她没有停下来估量老鼠的动作，径直扑上落叶堆，脚掌用力拍在边上。猎物被她困在了中间，一旦朝树根分岔处奔去，便会被她逮住。她屏住呼吸，等着老鼠惊慌失措地从叶子里蹿出来，随时准备扑上前去抓住，再送上致命一咬。

没有动静。脚掌间的叶片纹丝不动。豹毛疑惑地又跺了跺脚，希望能将老鼠赶出来。但老鼠已经没了踪影。她肚里燃起懊恼，在落叶堆里翻找起来。老鼠上哪儿去了？哪儿来的逃生之路呢？

日鱼朝她走来，目光从她的肩膀上越过：“你抓住了吗？”

豹毛瞧了她一眼：“我看起来像是抓住了的样子吗？”她刨开一片落叶，沮丧地发现一条树根下有个小缺口，小到她简直不敢相信老鼠怎么钻得过



去。但当她嗅闻时，确确实实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恐惧气息。她循着嗅迹绕过桦树，但嗅迹消失了。看来老鼠逃走了。

她的心沉了下去。灰池和柔翅正在育婴室里住着，里面还有嗷嗷待哺的幼崽。河族得靠她的猎物填饱肚子。她围着桦树重新转了个圈。

日鱼望着她：“我猜甲虫鼻说得——”

豹毛截断了她的话。“你敢对我说甲虫鼻说得对试试看！”她厉声说。

日鱼眨巴着眼睛看她：“可他确实没说错呀。”

豹毛怒视着好友。看到日鱼无辜的大眼睛，她的怒气顿时消失无踪。尽管对豹毛而言，情情爱爱的就是浪费时间，但至少这能让日鱼不为寒冷与饥饿烦心，那何必扫她的兴呢？

好些树皮碎屑撒落到她们周围。豹毛抬头看去。一只松鼠正沿着高处光秃秃的树干往前跑。她立刻贴住地面，尽量将身子藏在落叶之间。“藏起来。”她命令日鱼。

日鱼冲向树干，埋头躲到了一条树根旁，灰色的皮毛融入了阴影之中。她们一起望着松鼠来到树干旁。看到松鼠沿着树皮向下爬，离她们越来越近，豹毛的心雀跃起来。

在猎物进入能抓到的范围之前不要动。豹毛希望日鱼能理解自己的意思，不过日鱼也很聪慧。日鱼肯定和其他猫一样清楚：她们只需要保持完全的静止，然后耐心等待。松鼠动作迅速，却不如地面猎物那么警惕。也许这就是雷族猫会在绿叶季里体重大增的原因。

豹毛心跳加速。松鼠伸开脚掌，用灵巧的爪趾抓住树皮，沿树干匆匆往下。日鱼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松鼠身上离开过，但浑身却连一根毛都没颤一颤。豹毛屏住呼吸，望着松鼠迅速靠近。她的肌肉刺痒，巴不得一跃上前，但她却逼迫自己纹丝不动，直到松鼠突然加速，奔下最后几条尾巴高度的树干，沿着一条树根飞速向前。

豹毛两耳贴在脑后，从落叶间飞蹿出来追逐松鼠。日鱼跟着她跳出藏身处，她们各转向一侧，一齐从两翼将冲向橡树的猎物包抄了。绝不能让它上树。要是松鼠逃到了树干上，她们绝对是追不上的。她向日鱼使了个眼色。

日鱼与她目光相会，似乎了然于心。日鱼放慢脚步，落到松鼠后方，豹

毛则加了最后一把劲，猛地跃到了前面。松鼠前后都被堵死了，只得转变方向寻找逃生的出路。它的眼里满是惊慌。豹毛的动作像鳗（mán）鱼一般迅捷。她的重心在脚掌之间稍稍变换，便灵巧地跟着猎物转了方向，接着挥出两只前掌将猎物按倒在地。松鼠还未尖叫出声，豹毛便已经咬下一口，将它了结。

日鱼奔到豹毛身旁，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下。她抽动胡须，对松鼠血液在潮湿空气中弥漫出带着土腥的温暖气味表达反感。“雷族猫是怎么天天吃得下这玩意儿的?”她说道。

“我猜一只猫要是饿极了，什么都咽得下去。”豹毛用一只爪钩挑起松鼠绵软的身体。她的肚子咕噜响起来。这



虽不是鱼，但也是食物，灰池和柔翅会很感激的。她将松鼠的毛发叼在齿间衔起来，两只猫一起朝营地走去。

大雨噼里啪啦地将营地浇了一整夜。次日早上，豹毛从武士巢穴里出来的时候，空地里布满了泥泞。她贴平耳朵挡住瓢泼大雨。天上层层堆积着厚重的灰云——看起来，今天的天气是不会好转了。

“来帮帮忙。”莎草涓在育婴室旁对她喊道，“顶上漏雨了。”她正往柳编巢穴的茎秆间填塞树叶。

花瓣尘与她并肩工作。“我们修补育婴室，可能也只是浪费时间。”她说道，“水位涨得太快，灰池和柔翅也许得搬到长老巢穴去。”

豹毛瞄了一眼芦苇荡。水流从芦苇缝隙中淌过，拍打着空地边缘。芦苇荡另一边的河流泥浑水浊，打着漩儿飞速涌过。尽管又过了一夜，但今天的水流仍然太过危险，无法在里面捕鱼。

她快步上前去帮花瓣尘和莎草涓，抓了满掌的湿叶片，塞进一条缝隙里。松散的叶尖在风中拍打。“苔藓不是更好吗？”她问花瓣尘，“可以塞得更紧些。”

“黑莓果想把苔藓留起来铺在窝里。”花瓣尘告诉她，“她说，这样铺的窝更加干燥。”

莎草涓哼了一声。“我不觉得有哪只河族猫过去一个月里睡过干燥的窝。”她说道。

雹星和钩嘴——在泥毛宣布去当巫医的同一天，贝壳心也决定退休到长老巢穴，在那之后，钩嘴就成了副族长——正在观察涌过芦苇荡的水流，眼里布满担忧的阴云。

正当豹毛将又一掌叶片填进缝隙时，柔翅出现在育婴室的入口，往外张望。小锦葵和小曙想把鼻头从她旁边挤过去，但她用尾巴将两只幼崽揽在自己肚子旁边，不安的目光凝视着上涨的河流。

“你好，柔翅。”豹毛点点头与她打招呼，“灰池状态如何？”灰毛猫后怀着波掌的幼崽，最近总犯恶心，不想吃东西。

“她还是想吐。”柔翅叹息一声答道。

如果有更多食物和干燥些的窝铺，也许她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想起昨天和日鱼就只抓到一只松鼠，豹毛感到一阵愧疚的刺痛。她望了花瓣尘一眼。“钩嘴已经派狩猎巡逻队出去了吗？”

“他黎明时派出了三支队伍，但都还没回来。”花瓣尘对她说。

豹毛抖散潮湿的毛发，希望自己能起早一些加入队伍。但她昨晚值夜，守到很晚，钩嘴叫她好好睡一觉。

泥毛正往坡上的长老巢穴走，嘴里叼着一捆叶子。经过许多个月的训练后，他运用药草的本领几乎与黑莓果一样娴熟了。豹毛现在已经习惯了他的巫医身份，她甚至会感到骄傲：尽管不再承担武士的职责，但父亲仍不辞劳苦地为保护族群做着贡献。

钩嘴快步向他走去：“这些是给鸟鸣的吗？”

泥毛点点头，钻进柳树巢穴。贝壳心与鳟掌都已过世，现在只有缠须和鸟鸣还睡在那里。鸟鸣最近几天总在咳嗽。

钩嘴跟着泥毛钻进去的同时，豹毛又抓起更多叶片，按在巢穴围墙底部，封住一处有雨水滴滴答答漏过的缝隙。她围着巢穴修补，不知自己是否该到营地外去再弄些叶子回来。要填满育婴室的所有空隙，光这些是不够的。

钩嘴从长老巢穴里冲出来，快步朝雹星走去。豹毛愣住了。鸟鸣情况恶化了吗？不过她看到雹星扬起尾巴，露出满意的神色。也许是鸟鸣康复了。

豹毛支着耳朵努力听，想知道两名武士是在讲什么讲得这么激动。这时，雹星在空地那边高喊起来：“花瓣尘、莎草涓、豹毛！”

听见自己的名号，豹毛心跳陡然加速。她放下树叶，快步朝族长赶去。

“我们要去取些干燥的垫料回来。”雹星宣布道。“狗篱笆那边有个谷仓。”他双眼熠熠，“我还是学徒时，经常去那里狩猎。我已经很多个月没去过那里了。”

钩嘴绕着河族族长打转：“我们还可以在那儿抓些老鼠。”

豹毛感到一阵希望。这些天来，终于有机会让一部分族猫饱着肚子睡进干燥的窝了。雹星向营地通道走去，豹毛匆匆跟上。

队伍循着小径绕过营地围墙。垫脚石已经消失在水面下方了，于是他们改从河道最窄的地方过了河。尽管这里水流湍急，但是不用游出太远就能上

岸。如今的豹毛已经是游泳健将，轻轻松松就能穿过汹涌水流。她愉快地发现，从前生怕沾湿脚掌的记忆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她爬上对侧河岸，回头确保其他族猫也安然无恙。雹星和钩嘴涉出水面，花瓣尘跟在后头，但莎草涓到哪里去了？豹毛在泡沫飞溅的河流中怎么也没看见同巢伙伴的身影。正当她踩着水花重新踏进河水之中时，莎草涓的脑袋出现在波浪之上。一串水珠从她的耳朵和胡须上淌落，虎斑母猫游上岸，爬出水面。

“你还好吗？”豹毛快步上前迎接她。

“当然啰。”莎草涓摇散毛发，“我从水下潜过来的。下面的水流没那



么急。”

豹毛暗想：尽管我的游水本领比起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但我对河流的了解仍比不上一些族猫。

雹星和钩嘴已经在朝榉（jǔ）木林进发了。棕色的树叶被雨水拍打，哗啦啦响个不停。豹毛、花瓣尘与莎草涓一起快步赶上去。到了树林背后的湿地里，五只猫自动排成一列。豹毛被大雨打得几乎睁不开眼，也没看见养狗的篱笆在哪里，直到雹星一抖尾巴示意队伍停下来。

“等等。”他沿着灰色篱笆嗅了嗅，“没有狗留下的新鲜气味。它一定比我们还讨厌下雨。”他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道，然后从篱笆下钻了过去。

任凭心脏怦怦乱跳，豹毛还是跟了过去。她之前从没来过这里。这还是族群的领地吗？雨水冲刷之下，难以辨别出边界标记。篱笆内是宽阔的草地，空气中有一股她认不出来的酸味儿。她跟着族猫们跨过开阔的草地时总觉得自己暴露无遗，直到五只猫来到一堵灰色的矮墙下，才松了口气。他们躲在矮墙旁边，豹毛紧张地打量着墙后的巨大巢穴。方方正正的巢穴耸立在灰色的天空下，黢（qū）黑的木质内壁阴沉沉的，透着不祥的气氛。

“那是什么？”她悄声问。

雹星瞥了她一眼。“是谷仓。”他对她说。

花瓣尘俯身靠近。“这是两脚兽修建的，”她解释道，“但它们不在里面睡觉。它们只是将干草储存在里面养老鼠。”

雹星和钩嘴已经跃上了矮墙。

“没有异常吧？”钩嘴紧张地看着族长。雹星点点头后，便低头对其他猫使了个眼色。“上来吧。”

莎草涓是第一个过去的。豹毛心跳如雷地跟了过去，看到谷仓前面有一大片石质空地。雹星匆匆从空地上奔过，警惕的目光来回扫视。豹毛与族猫们紧紧跟上。霎时间，她觉得离家太远了。酸腐气息越发浓烈，她的毛发沿着脊背竖了起来。

雹星年轻的时候真的在这里狩猎过吗？她知道河族族长是只无所畏惧的猫，但没料到竟然这样胆大敢为。从她还在育婴室的时候起，雹星就一直在族群左右，像焦急的母亲一般事无巨细地照顾族群。她都忘了雹星也曾是一



名武士，有着自己的冒险经历。

谷仓侧面低处有一个锯齿状的小洞。当雹星一头钻进去时，豹毛的不安达到了顶峰。里面安全吗？但至少，里面没那么潮湿。

她跟着族长钻过洞去，粗糙的木头从潮湿的皮毛上刮过。她欣慰地发现谷仓内不仅干燥，通风也还不错。顶棚高耸，她甚至怀疑是不是能擦到外头阴灰的积云。她打了个喷嚏。空气里灰尘太多了。围墙的缝隙里透进来一束束光线，尘埃就在光束中舞动。宽阔的石头地面上堆叠着一垛垛金色的干草。豹毛好奇他们能带回去多少。如果将干草打成捆，他们说不定能让每一名长老和猫后都睡上干燥的窝铺。

钩嘴已经大步来到最近的一摞干草前，满满扯下一把。莎草涓也跟随他的动作。豹毛快步走到他们旁边的草垛前拽出一束束干草。周围扑起灰尘，她眯起眼睛缓解一下刺痛，依旧将干草一把接着一把地扯出来。很快，他们堆起来的草几乎和豹毛一样高了。她将草堆拢在一起，将草茎缠在脚掌周围，扎出草捆以便他们能叼在嘴里带回家。

豹毛的肚里饿得直叫唤，这才意识到在干草散发出的阳光与枯叶的气息之外，她还能闻到老鼠的味道。她停下来舔舔嘴唇。雹星说他们可以在这里狩猎。谷仓的空气里的确充满了猎物的芬芳。

钩嘴和莎草涓已经在谷仓底部的阴影之中嗅闻了。莎草涓突然冲向前去，一只老鼠从她张开的利爪旁逃过，却直接撞进了钩嘴掌中。他利落地杀死猎物，目光在谷仓中搜寻着，寻找下一个目标。

雹星兴奋地竖起皮毛，也正望着他们。他快步加入两只猫，豹毛也迈步走近。这里的老鼠个头不小。钩嘴的猎物瘫在石头上，丰满肥硕。一旁的阴影里还有另一只在移动，看起来甚至更大一些。

豹毛亮出利爪。他们怎么才能将这么多好东西带回家去？说不定他们得分两趟来，第一趟把垫料送回，第二趟再把猎物带上。看到他们的收获后，族群一定会大喜过望。等柔翅发现她的孩子们今晚能睡在干燥的窝铺上，眼神会有多么明亮呢？她忍不住浮想联翩。

“小心！”

钩嘴警告的叫声让她猛地扭过口鼻。是两脚兽来了吗？她嗅闻空气，却

被涌进鼻腔的灰尘惹出一个喷嚏。紧接着，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既携带着老鼠似的温暖与麝（shè）香味，又混杂了一种让她忍不住打激灵的酸败气息。

“家鼠!”雹星惊慌地竖起皮毛。



莎草涓惊讶地尖叫起来："它们要攻击我们！"

豹毛睁大了眼睛。从阴影中冲过来的四只动物身形修长，肌肉发达，个头比老鼠大得多，它们锋利的黄牙反射着昏暗的光线，尾巴仿佛僵直的蠕虫。它们发出吱吱尖叫，眼里闪烁着歹毒的光。当一只家鼠的嘴用力钳（qián）住莎草涓的后掌时，恐惧从豹毛的皮毛下掠过。

钩嘴扑上前去，一口咬死了那只家鼠，但莎草涓的后掌上已经渗出了血液。"你还好吧？"他问道，但已经没时间检查伤口了。越来越多的家鼠流水般从谷仓的四面八方涌出。

豹毛皮毛倒竖，被恐慌淹没。

雹星用脚掌挥打，甩开了一只又一只，但家鼠源源不绝，不断进攻。

"去搬救兵！"钩嘴对花瓣尘喊道。

"可是——"花瓣尘想要争辩。

"快去！"

雹星将一只紧咬在他前掌上的家鼠甩掉。

花瓣尘扭过头奔向围墙处的缺口。豹毛身旁的莎草涓正用三条腿强撑着战斗。尽管第四只脚上血流如注，但她仍将一只又一只家鼠从身上抖落。她用一种奇怪的姿势保持平衡，一面偏头躲开这些邪恶的生物，一面用利爪发起攻击。雹星左冲右扑，家鼠已经将他团团包围。

剧痛从豹毛的尾巴上传来。她感觉有只家鼠正从后面拽着她，于是旋过身将牙齿咬进对方的脖颈。家鼠扑腾着脚掌挣扎。正当这一只瘫软下去，她又感觉有爪子插进了自己的背毛。另一只家鼠已经攀上了她的皮毛，将锋利的牙齿扎进她的血肉里。恐慌如火花般在她的皮毛下迸裂。这些家鼠攻势太快，超过了她反击的速度。"救命！"

钩嘴朝她飞奔而来，将那只家鼠从她背上扯掉。鼠牙撕掉了她的一簇皮毛，豹毛叫出声来，血液与家鼠混杂的酸臭气息如洪水般将她淹没。

"雹星！"莎草涓的哭叫压过家鼠的吱吱声传了过来。

豹毛扭身看去。河族族长脚步踉跄，背上爬着一只家鼠，另一只则咬住他的后腿并挂在上面。钩嘴朝他冲去，用爪子将最大的那一只拽了下来，抛进阴影之中，又一掌拍掉了另一只。雹星奋力想要站稳，却消失在家鼠的海洋里。

豹毛面前又一波家鼠发起了冲锋，她刚用力拍开一只，转眼另一只就顶了上来。家鼠源源不绝，她一掌接着一掌挥击。突然她感到莎草涓无力地靠在自己身上，赶忙慌张地瞥了一眼同巢伙伴。

莎草涓平贴着两耳，惊恐地睁大眼睛，但仍在坚持战斗。她紧紧贴着豹毛，奋力踩稳四肢。豹毛也靠住她，尽可能地支撑起族猫，与她并肩击退一波又一波的家鼠。“我们能到出口那边吗？”她喊道，却不敢让目光离开袭击者片刻。

回答的是钩嘴。“我们只要一停就会被打垮。”他高喊。

“但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样打下去！”豹毛哀号。

“我们得一起来。”钩嘴朝她们这边撤退，他拽着雹星的皮毛不让河族族长走散。“武士们！背靠背！”

豹毛心领神会。她小步向后退去，脊背与钩嘴相贴。雹星与莎草涓也挤进当中。他们一起后掌撑地立起身来，挥舞的利爪向外围成一圈。雹星气喘吁吁，豹毛能感觉到他抵住自己的侧腹在剧烈起伏，族长的血液也浸透了她的毛发。即便如此，他依旧无情地劈向蜂拥而来的家鼠。

豹毛的恐慌演变为狂怒。岂有猎物攻击武士的道理！她翻起嘴唇嘶吼出声，一掌接着一掌向前挥去，每将一只家鼠打得飞回后面的鼠群之中，她便得胜般高呼一声。

莎草涓在颤抖。她的后腿开始在身下摇晃。豹毛尽可能将她撑住，莎草涓也在奋勇搏杀，前掌反复击打在尖叫扭动的家鼠身上。她们冲着臭气熏天的仇敌一次又一次地拍打抓挠，直到豹毛浑身泛起疲惫。钩嘴正毫不留情地断打，但就连他的速度也开始放慢了。被这么多仇敌环伺，他们怎么赢得了？

“尽力冲向出口！”钩嘴领着队伍穿过鼠群。一只家鼠咬住后掌，豹毛不由瑟缩。她踢开家鼠，胸中涌起绝望。

他们必须到缺口那边去！但莎草涓在颤抖，雹星看起来都快要站不直了。他们俩盲目地挥舞脚掌抵御家鼠猛攻，体重全压在了豹毛和钩嘴身上。

豹毛往洞口瞥了一眼。洞口离他们只剩几条尾巴远，却仿佛遥不可及。她渴望再次沐浴洞口那边透过来的天光。这时，一张脸从洞口里探了进来。

花瓣尘！



她回来了！

“救兵来了！”玳瑁纹母猫冲进谷仓，波掌和木毛跟着她鱼贯而入。日鱼、黑掌和枭（xiāo）毛紧随其后。武士们冲进乌泱泱的鼠群里，挥舞利爪揪起家鼠狠狠甩开。枭毛朝一只又一只家鼠发起冲锋，利齿在脊骨上伴随着咔嚓声合拢，便要了家鼠的性命，轻松得像是杀死困在池中的鱼一样。日鱼撕扯着家鼠油腻的皮毛。很快，空气里便充满了浓烈的恐惧气息。家鼠尖叫着四散奔逃，拥往谷仓边缘的阴影，像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失了。

豹毛如释重负，却也累得精疲力竭，肚子着地倒了下来。对族猫们的感激令她心颤。木毛、枭毛和波掌将最后一批家鼠赶回了巢穴里。“我们胜利了！”她开心地对钩嘴眨眨眼。

钩嘴转过身，将她耳朵上的血珠舔掉：“是的，我们胜利了。”

莎草涓呻吟着侧身瘫倒在石面上，血流如注。豹毛向她看去，惊骇地发现她每只脚掌上都有锯齿状的咬痕。

余光中闪过一抹白毛，豹毛认出了黑莓果的身影。她挪到一旁，让巫医检查莎草涓，日鱼也快步赶来查看。

“取些蜘蛛网来。”黑莓果下令。

波掌和木毛奔到大草堆上直起身，将围墙上的蜘蛛网拉下来。

“雹星！”

枭毛惊慌失措的叫声让豹毛转过头来。河族族长正瘫倒在石面上，喉头淌着鲜血。

豹毛一阵恶心。“快帮帮他！”豹毛乞求黑莓果。

巫医的目光在莎草涓和雹星身上来回移动，她眯起眼，仿佛试图想出个办法能同时治疗两只受伤的族猫。她似乎本能地想朝族长赶去，但莎草涓这时抽了一口气，没了黑莓果按压止血的脚掌，莎草涓的伤口又开始大量出血。于是巫医留在了原位。

“这是他最后一条命了。”钩嘴喘着粗气。豹毛觉得心沉到了肚子里。她知道雹星年事已高，但从没想过打听他还剩下多少条命。“你必须——”

“我不行！”黑莓果蓝色的眼里闪烁着悲痛，“我不能离开——”

“没事。”雹星哑着嗓子说，“莎草涓需要你。”



钩嘴蜷缩在雹星身旁，眼里闪烁着恐慌。“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豹毛眨着眼看向钩嘴。真的吗？他与河族族长并肩作战时，像任何武士一样勇猛。

雹星努力让眼神聚焦。“把队伍安全带回家。” 豹毛勉强才能听清他虚弱的声音。

钩嘴将脚掌按在雹星喉咙上，绝望地向黑莓果看去。但巫医仍在与莎草涓的出血做斗争。

“不！”钩嘴痛苦地哀叫起来。一时间，仿佛有无数尖刺插进了豹毛的心里。她看见河族族长的头垂落到一旁，变呆滞的眼神如同被寒霜冻结。她难受极了。

日鱼轻轻将黑莓果从莎草涓身旁推开，从她掌中接过蜘蛛网。“这边我来弄吧。”日鱼开始包扎同巢伙伴的脚掌，黑莓果则飞快地冲向雹星。

钩嘴已经跌坐在旁边，口鼻埋进族长的皮毛里。巫医检查着雹星脖颈上的伤口，目光黯淡下来。

“已经无能为力了。”黑莓果柔声对钩嘴说，“伤口太深，没法救治。这一条命是注定拉不回来的……”

钩嘴抬起头环顾四周，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豹毛还好吗？”他粗声问道。

“我还好。”豹毛一瘸一拐地赶到他身旁。她用鼻头碰了碰雹星的皮毛，皮毛下僵硬的身躯让她难忍寒噤。

钩嘴直起身子，将目光投向莎草涓。受伤的虎斑猫挣扎着爬起来，日鱼也坐回身。“你还能走回家吗？”钩嘴对莎草涓问道。

母猫眼神疲惫而迟钝，却仍点了点头。

“帮帮她。”钩嘴对木毛说。

棕色公猫将肩膀撑在莎草涓身下，领她朝墙壁处的洞口走去。日鱼从另一侧把她贴住。

豹毛余悸未消，麻木僵直地看着钩嘴俯下身，波掌和枭毛将死去族长的尸体扛到副族长身上。伤口传来的痛楚似乎远离了。

这一定是场梦。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搜集干燥垫料，现在雹星却死了。

这说不通。有哪里不太对。她本该能够拯救她的族群。这正是手足与母亲死去时，星族却放她一命的原因。但她连自己的族长都拯救不了，还谈何完成拯救族群的使命？

“来，”泥毛将一掌罂粟籽推到豹毛的口鼻前，“这有助于镇痛。”

“只是几处裂口和擦伤而已。”她粗声说着，却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泥毛在巫医巢穴里给她安置了一处窝铺，此时她正僵着身子躺在里头，忍受痛苦。她的伤口仍刺痛不已，家鼠的牙齿好似都被荨麻汁浸泡过一样。尽管如此，她仍称得上幸运……

雹星就没那么走运了。豹毛哀痛欲绝地想。

她旁边窝铺里的莎草涓已经失去了意识，皮毛上还留有鲜血的腥味。钩嘴皮毛残破，血迹斑斑，但黑莓果调制的药糊起到了舒缓作用，足以让他和



老巫医一起踏上前往月亮石的漫漫长路，领受族长的九条命。

钩嘴早已将雹星安置在了空地里，族群聚集在周围。族猫们仿佛突然对倾盆暴雨变得浑然不觉。雨水洗净了死去族长的皮毛，扑打着族猫们挨挨挤挤的身体。暮色沉沉，而族群沉默无声。

巫医巢穴内，豹毛只听得见莎草涓吃力的呼吸声，混杂在营地外奔涌翻卷的河水声中。她试图挣扎着爬起来："我也应该去守夜。"

泥毛将她推回潮湿的苔藓里。"你需要休息。"他说道。

她没有反抗。她身体太过疲惫，心中也愁苦不堪。"我本该救下他的。"

"但我听说你战斗得非常英勇。"他将罂粟籽推得更近一些，"没有武士能做出更多贡献了。"

"但你说星族让我活下来是有原因的。"她无助地看向父亲。

"那个原因显然不是救雹星的命。"泥毛对她说。

"可他是我们的族长。"她说道。

"他年纪很大了，没有哪只猫能永生不死。"泥毛柔声说道，"就连族长也做不到。你需要做的只是捍卫你的族群。余下的事情就交给星族吧。"

她与泥毛对视，思索着他的话。

她怎能将保护河族的重任丢给祖灵们呢？他们已死，而她却还活着。今日她落败了，却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她的族群决不能再次蒙受苦难。

第六章　落选

豹毛一个猛子扎到深处，享受冰凉的水流抚慰绿叶季酷热阳光的美好。她之前看到河对岸有一条鲤鱼，鲤鱼浮出水面吞掉一只苍蝇时，身上的银鳞一闪而过。现在，她正屏住呼吸，沿着河床中央的深水区向鲤鱼游去。她的毛发紧贴身体两侧，用尾巴维持着平衡。贴近水底时，她抬头一瞥，瞧见鲤鱼正在上方，闪亮的阳光勾勒出了猎物的轮廓。

她拨水上浮，蹬踏四肢，挥动尾巴加速。鲤鱼似乎发现了她，迅速往前冲去，但她早已预判了猎物的行为，直接一口咬住鱼尾巴把鱼拉到身旁，轻而易举将它抓住。她在水中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叼着它回到岸上，把猎物放在日鱼掌间。

豹毛舔了舔嘴。近些日子里，猎物充裕，每天猎物堆都满得要溢出来了，所以她希望这条肥硕多汁的鱼最后还能剩那么一两口让她品尝。她对日鱼眨眨眼，以为朋友会赞叹，但日鱼又在往营地的方向张望了。

“小白肯定没事。”豹毛对她说着，将恼怒咽回肚里，“甲虫鼻会看着他的。”

“但他习惯有我在身旁了。”日鱼发着没必要的愁。

“他在营地里呢，”豹毛试图讲理，“在营地里他能受什么伤?”

日鱼仍在张望挡在营地和河流间浓密的芦苇墙：“我想，我们该回去了。”

“我们走出来还没一棵树那么长的距离呢。”豹毛指出。她花了一个早晨才成功劝说日鱼离开育婴室出来狩猎。日鱼不可能这么快就想回去。小白都快能开始学徒训练了。“而且你还一条鱼都没抓到。”

日鱼瞥一眼泛着波光流过的河水。“好吧。”她赞同了，“只抓一条，然后我们就必须回去了。”

豹毛抖散水流滴答的皮毛，在水畔温暖的石头上躺下，日鱼则涉水而入，潜到了水面下。豹毛热切地舔了舔鲤鱼，想象起粗糙鳞片下鱼肉的甜

香，喉间就忍不住涌起一阵咕噜声。她巴望着咬上一口，但称职的武士应当先喂饱族群，于是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某一天能将一条足以喂饱整个族群的大鱼带回营地。当然，柔翅是更喜欢吃鸟的。她打了个激灵。怎么会有猫想扒开臭烘烘的羽毛吃下面的肉啊？明明从河里捞起来的鱼又干净又好咬。但她应当尊重族猫们的口味与期望。更何况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他们的族长，就更该体贴到每只猫的需求了。

她昏昏欲睡，思绪也开始肆意发散。就在这时，她听见溅水声，于是睁开眼睛。日鱼正朝她走来，嘴里叼着一条瘦巴巴的鲈鱼。

豹毛爬起身。她的皮毛已经被太阳晒得七八成干了。尝试捕鱼也许能让日鱼想多在外面待一些时间。天空湛蓝，河流清澈，她希望留在这里狩猎，等日落再回去。

日鱼将猎物放在卵石滩上。“谢谢你带我出来，”她说道，“但我想回去看看小白了。甲虫鼻是位好父亲，但你也了解他。小白可能捣蛋闹得天翻地覆，而甲虫鼻压根儿不会注意到。”

豹毛没有附和。对这只顽皮的幼崽，甲虫鼻可是比日鱼还要大惊小怪的。“你第一胎的时候可没这么焦虑啊，”她指出，“雌狐跃和草须都长成了优秀的武士。银溪也是。”银溪的母亲柳风因绿咳症去世后，是日鱼收养了钩星的女儿。

“她们当时有同窝猫可以相互照应。”日鱼争辩，“小白却只有我和甲虫鼻。一只幼崽单独待在育婴室里，和几只幼崽一起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惹出更多麻烦。”

“你确定？”豹毛咕噜道，“我们当幼崽的时候，育婴室里同时有三窝，我们惹出的麻烦可不少。”

日鱼咕噜出声。“我猜是吧。”她说道，“可我一旦开始担心小白，就停不下来。”

“那走吧，我们回去。”豹毛不想让朋友感到不安。她衔起鲤鱼涉入水中，轻松地游向对岸，从芦苇中挤过去。

她踏进营地时，日鱼也赶了上来。小白从空地上冲过来迎接两只猫，日鱼两眼立刻亮了起来。

“猜猜发生了什么！”小白两眼放光地围着她们蹦跳。

豹毛将鲤鱼放在地上，纵容地咕噜起来。日鱼的孩子里，她对小白尤为心软。他活力四射，总是迫不及待想学习。“你是因为闻到鲤鱼的味道，才来迎接我们的吗？”她调侃道。

小白愤愤不平地伸长尾巴：“才不是！”

“你确定吗？”豹毛揶揄（yé yú）他，“这是你最爱吃的鱼哦，不是吗？”

“是的，但我有事要告诉你们！”小公猫的眼睛瞪得像猫头鹰的一样圆。

日鱼将鲈鱼放在豹毛的鲤鱼旁边。“我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乖乖跟在甲虫鼻身边？”她的目光朝育婴室掠去，黑色公猫正在那外头打盹儿。

“当然！”小白用一只脚掌跳跳，又换到另一只脚。他看起来懊丧得像是快炸掉了。“但你们听我说啊！”

豹毛朝日鱼使个眼色，担心她们会不会捉弄年轻公猫过了头，让他在分享见闻前憋太久。

日鱼捕捉到了她的目光：“让我先把这些放到猎物堆上去——”

“不行！”小白啪的一脚踩在瘦鲈鱼身上，阻止日鱼叼起它，“你得听我说！”

日鱼咕噜起来。“好吧。”她说道，“是什么事情？”



小白眼里涌起欣慰。“钩星说，他明天就给我学徒名号！”他蓬开毛发，“我就要开始受训了。”他环顾空地。族群的新任副族长橡心正少有地在武士巢穴旁打瞌睡。回声雾和刺牙在他旁边分享舌抚，白牙和杉皮挑拣着一条鳟鱼残骸上的肉。“真想知道我的老师会是谁。”

豹毛心跳加速。她希望那会是自己。

成为武士之后的两个绿叶季里，她一直没有收过学徒。训练小白会是一件有趣的事。他性格活泼，富有自信，同样也和他的母亲一样有副好心肠。她相信小白会学得很快。

日鱼皮毛耸起。“你已经六个月了吗？”她听起来有些焦灼。

“当然呀！”小白挺起胸膛，“你看不出来吗？我很快就会和甲虫鼻个头一样大了。”

豹毛用鼻头蹭蹭他。“你得吃好多好多鱼才能长到那么大呢。”她说道。

“我会把它们都吃掉！”小白对她说，“等我学会怎么狩猎以后，猎物堆会永远满当当的。我也会吃好多鱼，能吃多少吃多少。”

豹毛将目光投向钩星的巢穴，族长正在那里与泥毛交谈。也许河族族长谈的就是她，说不定他们在探讨她有没有做好成为老师的准备。她都当了这么久武士，肯定已经积累到足够的经验了吧？她觉得自己至少要教过两名学徒，才能真正有希望成为副族长。一位经验丰富的副族长会更好地起到辅佐族长的作用。

日鱼循着她的目光看去：“我希望钩星会给小白挑选一位合适的老师。”

豹毛移动脚掌。

“说不准他会选我呢。”豹毛轻声说道，假装只是在开玩笑。

日鱼对她眨眨眼，神色突然轻松了些：“兴许真会呢。”

“小白，你已经年满六个月，是时候接受学徒训练了。”

在怦怦的心跳声中，豹毛几乎听不清钩星在说些什么。小白站在河族族长面前，突然显得那样幼小，似乎还不适合接受学徒名号。族群围着空地站成一圈，族猫们都已为命名仪式将皮毛梳洗光滑，亲切的目光落在这位即将获得武士学徒名号的后辈身上。日鱼和甲虫鼻坐在一起，尾巴骄傲地盘起来

盖住脚掌，草须、雌狐跃和银溪则在他们旁边观望。

他会选择我吗？希冀仍在豹毛肚里抓挠作痒。如果选了我的话，他肯定已经提前告诉我了。也许是族长想把消息留作惊喜呢？

她看得出，小白正努力不暴露自己的紧张，他四掌坚决地踩住地面，但尾巴仍在颤抖。

钩星接着说道："从今日起，直到你取得自己的武士名号之前，你都将被称为白爪。"

豹毛俯身向前，竖起耳朵。

"你的老师会是白牙。"

她的心像是石头一样砸回胸腔里。日鱼与她目光相接，眼神里透出同情。但豹毛扬起了下巴，告诉自己白牙是个好选择。他和蔼，也有耐心，正是白爪这样精力充沛的学徒的绝佳选择。她以后会收其他学徒的——而且，说不定也是她还没做好准备。

白爪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新老师，白牙也朝他走去。

钩星仍在发言："我相信白牙会将你教得很好。他有许多知识可以分享。"白牙来到面前时，钩星转向这名武士说道："白牙，河族最优秀的部分武士便出自你的教导。"

豹毛脚掌急切地刺痛起来。他是说我吗？

"我知道，你会将你教给他们的知识也悉数授予白爪，并教给他只有真正的河族武士才明白的礼节与荣耀。"

白牙对钩星低头致意，用鼻头碰了碰白爪的脑袋。豹毛周围的族猫们都开始高呼新学徒的名号。

"白爪！"

"白爪！"

她也加入其中，将仍残留在心间的失望驱散。至少日鱼现在不用被困在育婴室里，她们又可以一起尽情狩猎巡逻了。

欢呼声散去，族猫也各自继续做自己的事了。白牙的目光落向豹毛，于是她扬起尾巴表示愉悦，快步赶去恭喜他。"教我的时候，你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了。"她咕噜着来到白牙面前，"我知道你会把白爪教得很好。"

白爪已经开始来回踱步了。“我们能直接去狩猎吗?”他没有等待回答,“白牙要带我去狩猎了!”他对日鱼和甲虫鼻高喊。他的父母正往孩子这边走来,明亮的眼里充满骄傲。

“不,白牙不带你去狩猎。”白牙坚定地说,“我会带你去转一转河族领地。”

白爪对他眨眨眼:“我们会看到雷族边界吗?我们能看到松鼠吗?活着的那种?”

白牙严厉的表情烟消云散。他咕噜起来。“是的。我们还会见到风族边界,”他对白爪说,“路程很长。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准备得不能再好了。”见日鱼试图用鼻头蹭它,白爪赶忙躲开,拔腿朝营地通道奔去。

白牙与豹毛目光相会。“他会比你更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白牙轻声说着,快步赶向那只年轻的公猫。



欢迎来到河族

一个如水一般强大、光辉、美丽的族群

族群特质

知足常乐、皮毛油亮、生活富足。河族猫大多长着一身光洁的长毛，他们喜欢美丽的事物，经常收集石子、贝壳和羽毛装饰自己的巢穴。河族猫不惧游水。

猎物

以鱼为主，但也捕捉水老鼠、鼩鼱（qú jīng）、松鼠、青蛙等。

狩猎技巧

河族猫拥有高超的游泳技巧，能够无声无息地在水中活动。他们也能站在岸边把鱼从水里捞起来——这是绝大多数其他族群的猫无法掌握的能力。



英国作家艾琳·亨特的奇幻动物小说世界——让你拿得起，放不下！

没看过《猫武士》，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猫武士 42 册



猫武士外传 17 册



最新系列全球首发，看呆萌熊猫如何化身勇士！

熊猫勇士 6 册

非洲大草原上，狮群、象群、狒群的联合与斗争！



勇士之地 6 册

大地震后，一群宠物狗与一只野狗的生死选择！





狗武士 12 册





四只熊的极地冒险，展示熊世界的生与死，悲与欢，善与恶。

熊武士 12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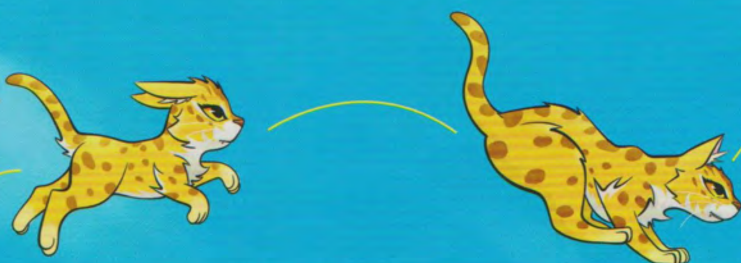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China Children's Press & Publication Group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5

下集预告

年轻的豹毛满腔热血，冲动好斗。在与雷族的太阳石冲突中，她率先发动攻击，最终导致老师白牙意外身亡，好友日鱼也因伤口感染离世。豹毛悲痛万分，而此时，族长钩星任命她接任在战斗中牺牲的橡心担任副族长。森林大会上，风族消失，雷族已窃取太阳石，影族又索取狩猎权，河族的未来在哪里？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

邮发代号：80-403

ISBN 978-7-5148-8895-9

定价：15.00 元